

英雄的草原

唐 漫

叢詩森林
草原的英雄

本出版期一九四八年五月

型刊行處

上海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星厚出版社

小基本定價國幣九圓

珍編輯者森林社

袖著作人唐湜

版權所有

森林詩叢
英雄的草原

星羣出版社

唐湜著

1948

目 錄

獻詩	5
第一部：草原的夢	13
第二部：波浪·波浪	83
第三部：宇宙的孩子	177
合唱	227

獻 詩

1945•建陽

呵，英雄的草原
呵，沙漠里的綠洲
呵，莊嚴的天空之子
讓我彈起我的無絃琴
把我的詩篇獻給你

當我跨出了
那北方的陰暗的高牆
行走在河流濱岸
我聽見了
自己的幻想的胸懷在激蕩
正如這風陵渡口的黃河
這澎湃的河流呵
從亙古的高原上衝瀉下來
挾着那麼不可拒抗的力量
如此，我的血液奔流着
像這條北中國的大動脈
我，解放了的自由之子
從陰暗的地獄
走向自由的曠野
像一匹高原的野馬
那無垠的曠野
這終年積雪的高山
在向我呼喚呢
那谷間的回聲沸騰着

正如亞伯拉罕在沙漠里蹣跚獨行時
聽到的上帝的呼喚呵

我行走在青青的麥苗中間
微風吹着麥苗絲絲地響
像有一對情人在麥苗間
低低地呼喚

低低地密語

呵，我走在三月的夜晚
我看着羣母的婚禮的衣裳
那錦似的雲裳在飄揚哪
那黃金的冠冕
閃爍着，像情人的眼睛
呵，我想起了你，我的情人
那些夜晚

（記憶又來叩打我的心扉）

花靜靜地飲着露酒
在後園子里默默地開放
銀河像一道飛橋
在我們心里架起
每顆星全像快樂的年輕人的眼睛
夜鳥叫着，蘆葦笑着
風拖着長衣在白楊林里走過
沙沙的音響里飄蕩着我們的靈魂
我的眼睛飛上天了
飛到 你的夢里去
我在你的夢里作一個被歡迎的客人
「在你的絢絲般的睫毛上

我要給染上黃金的夢呢」(1)

呵，那些日子

我狂妄的野心騎着想像的駿馬

飛着，飛過北方結冰的日子

飛到你自由的沙漠國土里

我聽到駱駝的蹄聲輕輕地

搖落一朵朵花兒

比哲學家的語言更多些啓示

比詩人的歌琴更多些彩色呵

我掉落在一個星辰的夢里了

投像一個中古的騎士那麼

揮着長劍，渡過幾多落日

幾多黃昏

到號角聲里的帳幕中去

在星星似的火焰旁邊

傾聽着那些異方人的銀箏

高亢

又激越的聲音

從牧牛老人的鞭哨里飛起

叫我想起那遙遠的古代

那單純又憂鬱的牧歌

正如一道黃昏的河流

靜靜地流到我的心里

叫我沉落到遠方的記憶里

那麼難解的語言

那麼親切的聲音

呵，我又要跟着他們
跳新近學會的對舞了
那沙漠姑娘的眼睛里
燃燒着異方的火燄
讓我在她眉間印一個吻
回答那熱情如濃濃的紅茶
那牛乳帶着一些異鄉的腥氣
那麼使我的胃口妥貼
我向她吐着我火舌般的語言
我知道她不會懂得陌生客的語意
然而，我的眼睛
點亮了她的眼睛
我的心也正如一把三絃琴
在她心里激起了熱情的回音
我套上了羊毛的氈鞋
我披上了羊皮的大氅
我的頭上，耳上，手上
全都是白的，黑的羊毛
我敲擊着羊皮的小手鼓
在帳幕里與牧羊姑娘賭賽
我跟着那游牧的隊伍
流浪在水草繁茂的地方
那閃着銀光的戈矛
那嘶着駿馬的呼嘯
那嗚嗚地呼喚着戰爭的牛角
叫我想起了那流傳在
三弦琴上的成吉思汗的傳說
那兇猛的英雄在鄂難河上

用八十隻入鑊
烹食了殺他父親的仇人
現在，那些傳說的日子過去了
在那荒涼的沙漠里
一些嶄新的亞特拉的國家（2）
水草般地繁生

又成長了

沙漠里建造了人間的綠洲
水草與人畜在快樂的風里
刷刷地長
我熟識的那些少年們呢
我熟識的那些姑娘們呢
你們都像發亮的星星那樣
在仲夏夜的天空里發光嗎
呵，你們不再在艱苦的沙漠上
與你們的祖先一樣流浪了
你們有你們的文明了
你們有你們的廠房
農莊了
你們的駿馬在曠野奔跑
你們的鐵馬在屋里歌唱
你們還有你們的鐵鳥呢
鷲鷹般驕傲
嵌在寶藍色的天空里
陽光下，發射着耀眼的銀光

呵，你們，眼睛太陽那麼亮
你們的血液在新世紀的脈管里跳

正如我的歌在我的心頭跑
你們在沙漠的荒涼里塑造呵
塑造了和穆的新草原
正如我們在生活里塑造呵
塑造了我們的生活的歌
讓我們一起歌唱吧
你們與我們
還有全世界的勞動弟兄
歌唱吧，歌唱吧

呵，英雄的草原
呵，沙漠里的綠洲
呵，莊嚴的天空之子
讓我彈起我的無弦琴
把我的詩篇獻給我
讓我把我的童話
獻給你
作為我虔誠的祝福

註：

- (1) 萊蒙托夫詩，見惡魔。
- (2) 阿特拉意為自由牧民。

第一部
草原的夢

1944•龍泉

在興安嶺的西方
在西伯利亞的南方
有一個原始的民族
生活在完全孤獨的草原里
——他們也是我們的兄弟

在這里，我所歌唱的
就是這完全原始的民族
怎樣由一對少男少女的結合
團結成一個和平的樂園
而且怎樣由於侵略者的侵入
於是走向了廣大的新的天地
而將它有力的臂膀
伸給我們——她的兄弟

在北中國的邊緣
在西伯利亞陰鬱森林的南方
有一個黃色的海洋
它的名字叫做大沙漠

大沙漠是一個荒涼的國土
是冰樹開花
雪草生長的土地
在江南鶯飛草長的季節
它在冬眠里沉沉地睡去
在北國秋高馬肥的季節
西伯利亞捲來的風暴
激起了它那可怕的憤怒
一個恐怖的海洋呵

翻滾着

扭轉着

撲擊着

將原先的沙丘
與冰雪的花朵
埋葬在一個寂寞的死亡里
人馬征服不了這倔強的海洋
飛鳥難越過這寂寞的土地
只蹣跚的沙漠船——駱駝隊

不怕辛勞地
在這里發掘着沙漠的靈魂
讓銀色的寂寞駝鈴
在這片沉睡的土地上
搖落着白色的花朵
傳播着聲音的種子

2

這黃色的沙漠里
有一面銀色的鏡子
從遠古到現在
從突厥的時代
到蒙古的時代
這鏡子就是沙漠的眼睛
晶瑩的眼睛呀
她閃爍着溫柔的光輝
在每個美麗的早晨
迎接着太陽撒下的金網
像沙漠王國的窗子
幽莽的沙漠風
淹沒不了她感人的美麗
倦行的沙漠船呵
看見她銀色的笑靨上
開放了兩朵溫柔的小花

便會像中世紀的武士
得到公主們的青睞似的
歡呼了起來
急急地投奔到她的懷抱里
他那渴望的眼睛
他那燃燒着愛情的嘴唇
便會急急地啜吸起
那無限甘美的生命之泉

她的名字是湖泊

她映現着天上雲彩的影子
她映現着太陽金色的輪子
她像我們的銀幕似的
映現着季節的推移
沙漠的歷史
與無始終的日子的鎖鏈
她聽着他們一串串地
響着清脆的聲音
唱着無聲的歌
像一列沉默的死亡列車
急急地在時間線上奔跑

而她也創造了沙的的奇蹟
她那多情的淚水
從那嫵媚的眼角里
流散出來
灌溉了周圍數百里土地

滋潤了她們的乾渴
滿足了她們的貪饑的嘴
於是沙漠，石女似的土地
也長出了綠色的生命
綠色的森林，水草

今天·我也趁着沙漠船
像中世紀的行商隊
跟隨着我們的隊伍
走在這片綠洲的泥土上
我聽到沙漠的快樂歌聲
從深深的林子里飛揚出來
如一支雄壯的號角的吹奏
森林笑了
森林的毛髮也抖動起來了

我也拜訪了這隻
沙漠的水汪汪的眼睛
那麼多情的
流出了過多的淚水
我發現她在激動着
她在映現一個英雄的故事
在牧人高朗的三弦琴的伴奏之下

3

我所聽到的故事

是那隻眼睛一談一談地
流着淚告訴我的
在一個有好太陽的夏天的日子
正如前些日子
我在她身邊
聽着白雲的流浪故事
 沙漠船的遇險故事
可怕的风暴故事

我們的湖泊
親愛的同伴們
她真的是一隻狹長的
與人類一樣的眼睛呢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
（沙漠的歌也沒有告訴我）
湖泊的兩岸住下了
兩支牧人的部落
一支住在湖泊的東面
一支住在她的西方

他們放牧着
成羣的牛·羊·馬
他們也在林子里
追逐着麋鹿·野鷄·白兔
鷹·沙燕·黃鸝·...

他們構築了神廟與房屋

他們也耕種着土地
發掘着土地里的黃金
他們撒下一把把生命的種子
又收穫着豐美的食糧
他們，在許多熱情的節日
也會在篝火的周圍
或神廟的祭壇前
唱歌，跳舞
恣意地大笑
比賽着弓箭與刀槍

他們的最崇高的英雄
是偉大的騰格里大神
他是太陽神
給他們溫暖
陽光，希望
與綠色的植物
他是牧神，獵神與戰神
給他們牧羊的鞭子
繁殖的牛馬
勇敢的英雄作風
與視死如歸的性格
他是農神與酒神
給他們豐美的豆麥與高粱
與快樂的迷人的酒液
他是歌者之王

智慧與愛情的主宰
給他們美麗的歌
美麗的三弦琴
與美麗的愛情
而他，偉大的太陽神
還是他們的祖先呢

有一個古老的故事
在三絃琴上流傳着

說他有一天
從東方的日出之國升起的時候
忽然發現了這裏的湖泊女神
爲她耀目的美麗傾倒了
他急急地投到她的懷抱里去
密密地吻着她
每天每天
好像永不會厭倦似的

於是，他們生下了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都被賦與了
強健勇敢的性格
一如他們萬能的父親
因爲那父親是依照了自己的模型
塑造了他們的
有一次，爲了一個人間少女的愛情
兩個竟激烈地

刀對刀，槍對槍地
打起架來
在他們父王的黃金宮里

偉大的騰格里的咆哮
雷似的吼起來
他的眼里燃燒着
憤怒的火燄
他命令放逐這兩個兄弟
到他們母親身邊懺悔
你們應該死亡，痛苦
失望，飢餓．．．
墳墓將是你們的家

你們必須工作
必須受痛苦的洗禮
你們必須用手腳
掘開堅實的土地
覓取自己的口糧

雖然他後來又偷偷地
叫那流淚的母親
給他們一份智慧的泉水
一份溫柔的愛情

這兩個打架的兄弟
便是這兩個部落的祖先
這兩個兄弟永遠沒有和好過

而他們的子孫也世世年年戰爭着

他們，每個部落呵
都想獨占那片多乳汁的胸懷
那片牧馬放牛羊的草原
那隻綠色的搖籃
他們都想獨占母親——
女神的寵愛與智慧
他們都想獨占她那片豐滿的毛髮
——廣闊的大叢林
他們時時集合起馬隊
襲擊另一個的牛，羊……
劫奪另一個的少女戈矛
他們也年年各選一個年青的英雄
在一個暖和的收穫節日
到大神的祭壇前比武
勝利者的光榮是
一頂英雄的花冠
——用象徵不朽的松柏
與象徵勝利的紅花編成的
與一個最美麗的
族中少女的愛情

他們的確是一個
英雄祖先的子孫
他們戰爭着
只爲那個嶺高的勝利

却不用奸詐與狡滑
他們共同建造了一個大神廟
供奉着他們的祖先
——騰格里大神
他們雖在神的祭壇前比武
比賽歌唱
却不在神廟附近殺人
擄取牛羊，少女與奴隸

這廟就在那隻大眼睛的一端
它的背後就是那片
深黑色的大樺樹林
——一片純潔的處女地
只生活着麋鹿 鷓鴣·兔熊·
一些粗野純樸的生物
在另一個夏天的中午
我與別的一些客人
也拜訪了這片原始的森林
親愛的同伴們
我們那天回來都很興奮
因為我們聽見了
幾百隻鷓鴣的合唱
唱一支雄偉的鷹之歌

4

現在這故事里的
兩個世仇的酋長

都年老了，却都沒有個兒子
來繼承他們的英雄作風
他們的先知告訴他們
他們應該沐浴三次
用三頭牛羊與乳酪
向大神祈求王子
兩位老人剛巧
在同一天到這唯一的大神廟里去
他們跪在一塊羊毛氈上
一起向大神默默地祈求
一個英雄的沙漠王子
他們照例並不缺乏
那種武士的高貴風度
在戰場上他們是仇敵
在大神，他們的祖先面前
他們却是兄弟
他們談得很高興
他們讓自己帶來的歌手
比唱着古老的故事。

異國的奇遇

（那些沙漠商人帶給他們的）
誇耀着自己祖先的高貴行爲
誇耀着他們怎樣用英雄的勇敢
去從事愛情的冒險
怎樣用無比的機警
去獵取稀有的虎豹……
他們讓那些歌者

興三弦琴小銀箏唱和着
讓大神的眷愛
牧女的鬱情
草原的溫香
戰馬的呼嘯
戈矛的合奏、
從弦子上水一般地流瀉出來
流瀉到每一個人的心靈
他們讓自己帶來的老人
向對方詰難着奇怪的問題
搜求着奇怪的回答
以十頭牛或更多的羊作為
聰明的報酬
他們讓各種奇怪的技能
在對方面前眩耀
最後，他們混在一起跳神
按着一定的步伐進退
唱着同一的對大神的頌歌
扮演着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讓長喇叭，銅鈸
 嘖啞，牧人．．．
在旁邊圍成一圈
唱一些單純又迷人的曲子

於是盛宴開始了
他們各以最慷慨的態度

給對方獻上最美味的羊羔
酥酪餅，鹿脯，牛肉
他們各各誇讚着對方的廚子
他們在大神的祭壇前
那片綠茵似的草地上
圍成一個大圈子
用大神子孫的名義
享用着大神的犧牲
他們中的任何人
都應該與對方的任何人交談
用着最謙遜的語言
要是一方的一個青年人
要求另一方的一個少女對舞
她是不應該拒絕
這誠意的邀請的
因為在大神面前
他們都應該是
最和睦的同胞

5

兩個酋長快樂地
回到自己的國土
第二年
他們各各有了一個孩子
東邊的生了一個沙漠公主

西邊的生了一個沙漠王子

我們的沙漠公主

——茜娜達成長了

在一些快樂似音樂的日子里

像一朵沙漠中薔薇

帶着驕傲的酡紅

與無比的耀目

她成長了

她是沙漠的女兒

她是沙漠的希望

她那年老的父王

爲了滿足自己的希望

把她喬裝成一個王子

讓他從少受一切王子的教育

辯術，歌唱

戰鬥，弓箭

馬術，戈矛

除了她的父母與一個老保姆之外

族人們，誰也不知道

她是美麗的公主

與一切年青的英雄一樣

她是在馬背上長大的

她能騎着無鞍的引馬

帶領一個牧羣
到夏天的豐滿的草原上放牧
讓暖和的陽光
把她裝成黃金的彫像
讓白雲的移行
迷惑着她那幻想的翅膀
飛上天
飛出沙漠
飛到不可知道的遼遠的世界

早晨的太陽是太暖了
暖得人發痒
我們的公主常常
安舒地躺在馬鞍上
面對着空闊的藍天
作一株甜甜的好夢
讓馬兒任情地
在草原上跑來又跑去
一時揚起蹄子
一時又停足拂着尾巴

她能射中天上的飛鷹
她能用石子擊死湖中的游魚
她會在一個族中的賽會上
用刀矛勝過族中的第一號英雄
使他慚愧得要抽刀自殺

但她却謙遜地說自己還太年青
還應該向他們前輩學習
英雄王子的英名
像一隻遠渡重洋的飛燕
在沙漠海上
飛得很遠很遠
連西方的鄰邦
也生出了種種
關於她的神話似的傳說

一個稀有的秋間的好日子
太陽像一盆燙燙的熱水
潑在草原上
草原如黃金
閃爍着
魚鱗似的刺目的光芒
她跨上她那心愛的灰色馬
帶領着一隊牛羊，馬羣
到神廟附近的湖濱去放牧
湖水在粼粼地笑
映現着一羣羣天上的牛羊
白的馬羣，白的羊羣
也正如白雲在蔚藍的海上一樣
奔跑着，呼嘯着
在草原上打滾
忽然，一羣虎狼的隊伍

從森林中衝了出來
這是鄰邦的英雄們
爲了妒忌她的英名
組織起來的狙擊隊

幾十騎人馬
洪水似的
湧進了草原
牧人的唿哨與鞭梢
拍拍辟辟地響了
這邊的英雄也亮出了刀劍
於是刀的光，劍的影
混和着捲地而來的沙塵
像一陣風暴
蹂躪着溫香的草原
箭矢雨似的
落在整個隊伍上面
每個人都找到了一個對手廝殺
我們的公主
迎着了一個鄰邦的老英雄
他熊似的咆哮着
躍馬逼近了她
而她只一個轉身
便輕輕地轉到他背後
砍刀察的響了
伴着的是一聲大吼

一支臂膊落在沙塵里
接着，老英雄翻下了馬鞍
在血泊里他被
慌亂着的牛馬
踏成了血醬

她又斬斷第二個的手指
擊落了他的長矛
而當他撥轉馬頭的時候
又一箭射穿了他的咽喉
沒有第三個人敢來應戰
於是她用她的羽箭
像一陣鐵的風雨
掃落了十七騎人馬
從此，她的英名
便像星星，月亮
高掛在沙漠的天空

她是矯健的小鷹呵
人們望着她苗條的蛇似的
身影出現在
小灰色馬的背上時
便會想起了一隻
活在三弦琴上
活在勇敢的牧人心中的
勇猛的小鷹

因爲十七歲的那年春天
她會空手生擒了
三騎舞着長矛的的人馬

她還是沙漠的夜鷹呢
每一個有好月亮的晚上
林子里便會有她的身影
她常帶着一些女伴
與幾個乳她長大的保姆
在軟軟的綠茵上躺着
看月亮的素輝
怎樣從樹枝間
走下來，在地上畫着
縱縱橫橫的影子
聽林子 in 夜的幽靜如鏡里
怎樣絮絮地細語
她會從夜鳴鳥的歌聲里
聽出她 or 他

快樂 or 悲哀在一個

遠古的故事里

她會在月亮的紅暈里
看出沙漠風的不意的襲擊
她常常聽着老保姆的故事
讓自己的靈魂沐浴在月華里
讓月亮給她的面頰
塗上銀色的幽光

她的眼睛
會帶的憂鬱的沉思

飛上錦帆下的雲舟
飛向神祕的月宮

一種青春的沉鬱
襲上了這十八歲的少女的心靈
於是，在無聲的天籟中
她那尖尖的手指撥起了銀箏
一個輕悄悄的樂音
像一粒粒圓潤的珠玉
在細弦上或快或慢
或高或低地跳動着
描繪着一個幽深的情懷里
如何蘊藏着一縷縷愛情的渴望
於是，從她那澄清如鏡的眼睛里
滑下了一顆晶瑩的淚珠
歌音顫抖着
抒說一個遠方公主的戀情
她怎樣思想一個流浪的歌人
以致鬱鬱地死去
在坟墓里還做着美麗的夢
於是，化身為燈蛾
撲向每一盞燈
在火中毀滅自己
因為她戀人眼睛

像一盞燈

她的歌音

使每一個歌者傾倒
她的歌音使每一個少女
懷着惴惴難言的相思
沉醉而又恐懼
因爲在她們的眼里
她是勇敢的沙漠王子呵

有一次族中的節日賽會上
她的一個放牧的同伴
爲一個少女唱敗了
高貴的王子呵
他又急又愧地跑回來說
你必須爲你自己的聲名出來一次
因爲你的僕人被人戰敗了
於是，她那銀鈴似的歌聲
又贏得了一位美貌少女的愛慕
她的手伸向了我們的王子
又用深情的眼睛對他笑
他呵，却只能回以
淡淡的一笑
並沒有伸出他的手
接受她的愛情
于是驕傲的

歌者之王的榮冠
戴上了她那
能紅如薔薇的顏面
而她因爲過分的寂寞
却憔悴病倒了
因爲她顯得太高貴了
族中的每個少男少女
都不敢希望
能做她一生的伴侶

她的病使她的父王
焦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他請先知向大神禱告
大神給了他一個啓示
叫他的女兒到林子里去出獵
森林里的幽靈們
會夾治好她的憂悒病
是女兒的憂鬱病嗎
族人們知道
「他」原來是他們的公主

6

現在且讓我來告訴大家
沙漠的快樂王子怎樣長大
親愛的同伴們

因為在我們這故事里
他與公主是
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
沒有任一個輪子
這輝煌的金車
便會成爲殘廢的跛者

我們的王子希德斯
一生活下來便是個
稀有的沉默者
在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
他就常常只傲慢地聳聳肩
不回答任何殷勤，任何詰問
甚至連保姆的責難都只白白眼
年老的父王常常對他母親嘆氣
以爲大神賜給他的
只是一個啞子
但在六歲那個幼小的年華
他却天才地
解答了一個族人們解答不了的謎
一個白髮的老先知爲他傾倒了
他歡喜得流出淚來
可愛的小王子呵
你會是沙漠中最大的智者
而他也傾吐出了
他那洪鐘似的鋼鐵的聲音

使他的歌唱教師
高興得跳了起來
這是一種雄渾
又莊嚴的王者的歌聲呢
於是 他學會了許多故事的歌唱
祖先們的英雄故事
王子公主們的戀愛故事
天朝與中原的豪華故事
騎兵與突厥人蒙古人的故事
以及智慧的白鹿的寓言
渴愛自由的飛鷹的寓言

他也很早就學會了擲投槍
他的兩手似鷂鷹的鐵爪
他的胳膊似緊繃的弓弦
他的投槍可以擲中一二十丈外的
青松，劈倒它的樹幹
他會用飛石打下空中的飛鳥
馬上的飛騎
他會如飛地旋動長刀
斬取每一個包圍他的敵人的頭臂
他是沉默又寡言
孤獨，又固執的
他愛獨自兒享受寂寞的快樂
幻想的快樂

像一隻春天的鷗鳥
愛孤獨地在湖上
作沉默的飛行
他只愛獨自兒
在可怕的黑樹林里
幻想一個勇士與虎狼的搏鬥
他想做冒險的英雄
在樹林里重演
一個，或多個古代的故事
他想縱橫沙漠
他甚而想飛
飛上天抓下太陽來
他要自己成爲沙漠的太陽
給大地以黃金的穀粒
生物的生長
他要自己駕着太陽的赤輪
給草原蒙上光耀的
金色的輕紗

有一天，一個東方鄰邦的馬羣
在樹林附近的原野上
戰馬向長空高歌着
牧馬的騎士也舞起戈矛
草原的天空流蕩着
歡欣與溫香的氣息
而我們的快樂王子

却躍馬從森林中出來
想踏着湖濱的堤岸
讓想像的獨木舟
浮游在湖泊母親的面頰上
眉眼間

一個災禍的萌芽
在不幸的騎士們的心里
抬起頭來——
把這孤獨的王子俘虜過來吧
這可以換取
一筆可觀的珍寶呵
十幾騎人馬一擁向前
繞着他舞起刀，矛，鞭。

一聲迅雷似的大喝
驚起了樹林里的夜鳥
它們急急地飛了起來
在天空中盤旋
它們向下方
投下了驚奇的眼光
他投出了三支投槍
射倒了兩個馬上的人與幾匹馬
而他手中的長刀
又斬取了兩條臂膀與三個人頭

騎士們紛紛拍馬奔逃了
他於是一槍
擲中了一個殿後的敵人
躍上他的引馬
領着一大羣白馬，灰色馬回來

像一顆年青的松樹
他成長了

他有一張被太陽
曬得發紫的臉
銅色的光芒
在汗毛上閃爍着
他的眼睛像兩顆金鈴
會歌唱自己
粗野純樸的感情
他的個子很高很高
像一匹強壯的熊
是的，他是森林之熊
他能野熊似的
舉起自己的獵物
 野牛，野豬．．．
 撕成兩片，四片．．．

而他還善於划着獨木舟
在冬天的湖上敲冰

泅泳在湖水中
摸取湖中的大魚
射取湖上的水鳥
雖然，他愛在憂鬱的黃昏
踽踽獨步於沉靜着湖濱
作沉靜的思索的散步
靜聽湖水與水鳥
作着細碎的談話
他也愛獨自兒
在黑夜的森林里
燃燒起篝火
看火燄神采飛揚地跳舞
舐食着夜的黑暗
聽樺林的呼號
像一匹負傷的野獸那樣
噴出了絕望的呻吟

森林也是一個深邃的海洋呵
森林是一個聲音的海洋
在森林里，他的感情
像一隻獨木舟在海洋里
輕輕地滑行着
又激劇地擺蕩着
他是沉默的
因為他的感情是深沉的
他是粗野的
因為他的感情是粗大的

他是快樂的
因為他的質樸的心靈
與森林的靈魂
有着最親密的契默
當他棲息在林子里，樹木的脈搏
就彷彿在他的心里跳蕩
他原是森林之子呵

十七歲的他
沒有在節日賽會上露面
但十七歲這年
這少年，勝過了
一個曾拉斷兩隻牛角的力士
他的智慧的辯論戰勝了
一個年的老大神的祝者
——公認為最偉大的先知
而他的沉雄的音響
歌唱着一支雄壯的
古代英雄的死亡的悲劇
也贏取了「第一歌者」的光榮
他被歡呼着的羣衆
擁上自己的臂膀，肩頭
擁上他那紅棕色的
火籠般的戰馬上
穿上甲冑，佩上弓箭，執着長刀
作為全能的天才的代表
未來的沙漠之王

巡視着他的國土

7

現在，故事中的風雨來了

一個晚春的日子——

夕陽如春天的彩筆
塗紅了森林
照耀得森林的枝枝葉葉
如一片黃金的巨浪
森林的居民
——鷹鴟夜鶯們
全在棲息着的枝葉上
唱着各種調子的歌謠
黃昏風如樂隊的指揮者
指揮着一切森林的歌者
合唱着粗野的夜歌
一個紅紅的篝火燃起了
紅光在我們希德斯王子的
沉默的臉上跳躍
如春夜幽靈的誘惑
他的一個同伴
奏起高朗的三絃琴
另一個吹起
悠揚的牧笛

第三個舉起號角
嗚嗚地吹出牧人的哀曲
淒厲的旋律跳動着
從這一枝跳到那一枝
從這一樹跳到那一樹
歌音像海浪似的
激動着，激成一個個漩渦
又從森林的牆壁上
倒退回來，形成
一個回聲的梁谷

我們的王子唱着

「在遠古，遠古的年代哪
老牧神生下了
聰明的孩子洪諾阿
孩子在快樂里
麥苗一樣茁長了
長大了牧羊
牧馬在草原上

「年青的洪諾阿
用歌聲與智慧養大
養肥了他的羊兒，馬兒
却南下到天國的長城
來敲叩緊閉的關門
他願獻出他所有的
羊羣，馬羣

只爲聽說將軍的女兒
有一雙眼睛像水晶

「貪婪的將軍詐取了
洪諾阿的牛羊
却監禁他
在城樓的囚塔
每夜，每夜
他的牧笛吹奏着悲哀
而他的歌聲
又訴說着相思的幽怨……」

而一個回音却銀鈴似的
響起了，如一隻夜鶯的歌

「將軍的小姐呵
也被深禁在閨門
她哪，在月下
聽取了這悲悽的呻吟
她瞞着父親
偷偷地走近這囚塔
喚守兵放出
這不幸的囚人

「在月下他爲她唱一支
又一支深情的歌
而天真的眼睛呢

也做夢似的
望着他心里的月亮
她的睫毛一動一動
滾下了淚珠一顆又一顆
他的兩臂弓一般張開了
抱吻着她

「熱情的小姐
盜取下他父親的令箭
他們裝扮成了
一對年青的士兵
他們騙得馬匹
騙開了城門
他們向草原歌唱
他們又成了
馬羣，羊羣的牧人」
歌聲如憂鬱的銀箏
酥軟了他粗野的靈魂
他惟恐是森林間的幽神
來攝取他的靈魄作為犧牲

他的同伴勸他騎上馬
回到他父王的野獵宮帳
他却堅決地拒絕了
因為他捨棄不了
這一縷縷幽怨的歌音

於是，月亮上升了

月亮上升到林子的枝梢上

他找尋着歌聲的脚步
他發見她也向他的篝火走來
他瞧見薔薇似的面頰
知道她是沙漠的夜鶯
她瞧見他強壯如鐵的手臂
知道他是森林的王子

隔着樺樹的青青的葉子
蒙着月光的朦朧的銀紗
他們各在對方的靈魂里
讀出了自己靈魂的燃燒

但他們只能相互地
看了幾眼便默然走開
因為他們知道
遇到仇敵時，一個戰士
應該怎樣勇敢地拔出佩劍
而他們却誰也不願意傷害誰
傷害自己顫動着的靈魂呵

8

第二天是一個
稀有的晴朗日子
有好太陽
有好風訊
號角響了

年青的獵人們
該拿起刀戈與弓箭
帶着狼犬與大鷹
到大神面前去禱告

別的獵人都隨着鷹犬
追逐到森林的腹心去了
只我們的希德斯王子
鬱鬱地離開了祭壇
向廟後那一片綠油油的高地
走去——走着
帶着沉思的步子

他攀上一枝高大的枝頭
像一頭眼光炯炯的鴟鳥
在綠色的巢中
靜靜地沉思
讓大鷹在他頭上
盤旋着打着唿哨
讓狼犬在他樹下
朝着他噙噙吠叫

他走入昨夜的夢里去了
昨夜，帳窗外投入的月光
輕輕地，像急急的雨點
撥起了他的相思的鋼絃

他以銀色的月華爲鑰匙

開啓了他心靈的琴盒
他清清楚楚地
聽見自己的琴聲了
這是一曲幽美的生命之歌
綠色的青春之歌呵
像溪流的一泓音流
那樣輕鬆地
帶着快樂的情笑
流過他粗野的靈魂

於是他披衣起來了
披着他的羊皮大衣
走在冷冷的月下
月下的草原上徘徊

他的悲哀的鍵子被敲着了
一聲丁冬的絕響——
你，月亮，蒙着夢似的
憂鬱的面紗的
與我一樣有着
難言的相思嗎？
他將亮晶晶的大眼睛
望着鬱鬱的月亮
他在月亮的寂寞的臉上
讀出了孤獨的
青春的憂鬱

而月亮的臉上

於是，漸漸出現了
她那對貓睛石似的眼睛
上弦新月似的眉梢
流出了一泓嫵媚的笑
兩朵紅紅的玫瑰開了
櫻桃似的小口
帶着禱神似的虔誠與莊嚴
清脆地吐出了
葡萄酒似的歌聲……

於是，回到他的豹皮氈上
窗外的月色裝點了他的夢
他與她在一株繁花的山桃樹下
在繽紛的紅花綠葉中間
對口唱着一個個故事
訴說着彼此的戀慕

一個什麼影子
在朦朧的眼前一晃就走了
鷹的喜悅的唳聲
與拍拍的撲翅
把他從夢中喚了醒來
狼犬也急急吠着跑了
是—隻麋鹿嗎
他的眼睛從夢中
回到森林的紛披間
他躍上他的棗色馬

跟隨着鷹犬望前急迫

果然在前面林子的空隙間
可以看見梅花紋的小雄鹿
在灌木叢里鑽來鑽去
可憐的小動物哪

手足無措地亂撞亂碰
好像心胆都已碎了似的

拈起袋里的一顆石子
他遠遠地擲了過去
他看見清清楚楚
第一顆石子擊中了
它的枝杈狀的嫩角
而第二顆却不幸
被一枝無端伸出的樹枝擋住了
他縱馬要追上那箭似的
跑着的小鹿
但小馬却被森林的
太多的手臂纏得發昏
靈活的小鹿
輕輕地
向濃密的林蔭里鑽
似乎綠色的森林
是他的溫暖的家屋呢

拍，那里來的一聲絃鳴呀
嘶，一隻羽箭

拖着長長的白尾巴
如一顆殞落的彗星
穿梭似的飛奔過來
插入了小鹿的咽喉
它哀鳴了幾聲
雙腿望前一撲
便摔了一個斛斗，倒了
鮮紅的血火花似的
從創口噴射出來

狼犬啣了鹿到他馬前
他正拔那柄嵌寶石的佩刀
想下馬割取那一隻完整的茸角
一支羽箭又流星似的
奔向了他的心口

他用佩刀一撲
箭便如枯枝似的落在地上
他抬頭一看
一片紅色
眩暈了他的雙眼
他的臉上不禁
湧起了兩朵紅暈
縱馬而來的正是她
而且正只她一個人

噯，怎麼搶人家的東西

這是我射死的
她拔出佩刀
指着鹿上的羽箭
是我的箭貫穿了鹿的喉嚨
你怎麼好搶了它去
好騎士，我們比比刀看
我輸，這鹿
算是我送給你的禮物
你輸了——
你就是我的俘虜

一陣唱歌似的聲音響了
你輸了——
你就是我的俘虜
無聲的笑像流鶯的軟語
酥軟了他的半邊靈魂

在一片廣闊的村中隙地
兩個人舉起了刀槍
太陽是最好的證人
刀槍耀目的光芒上
有他黃澄澄的影子
樺樹舉起好奇的手臂
他那橫披的毛髮顫動着
惟恐一刀一槍
攔破他綠色的新衣
他們相持了很久很久

誰也沒有損壞了誰的一根毫毛
汗染得他們的臉更紅了
疲乏的他放下了他的武器
願意是你那
如水的歌聲
如月亮的眼睛的俘虜
兩個人都跳下了馬
在草地上坐下
一把栗子，核桃
做了他們的點心
陽光的溫暖
使他們的心澎湃着
汹涌着
要炸裂開來……

現在，他們來溫習
昨夜的那個天藍色的夢了

夢見藍天
夢見星星
夢見一株繁花的山桃
兩人就倚在樹邊
唱着遠古遠古的故事

紅花綠葉，綠燈焰
搖落着，紅花中
有一雙天藍色的眼睛

籃天的夢呀
兩個人都沉醉在
歌聲的海洋里
旋律如春天的潮水
飄着他們迷惑的靈魂
到幻想的日出之國里去
我們都是騰格里大神的女兒呵
我們都是日出之國的子孫呵
爲什麼，爲什麼
我們要相互殘殺在戰場上

我們的祖先爲了打架
兄弟雙雙被大神
逐出了太陽的神宮
我們難道還應該
再惹怒我們的
天上的父親

一個兄弟般的擁抱
代替了一切語言
一份火熱的愛情
溶合了兩個生疏的靈魂
兩塊陌生的鐵苗
他們相互吮吸着彼此的紅脣
燃燒的紅脣呀
吐出了那麼多燃燒的詩
黃鶯在枝頭歌着

梟鳥也在枝頭歌着

他們燃起了松脂
烤熟了那隻鹿子
幾隻野鴿子與山雀
也做了他們愛情的祭禮

於是，在濃密的枝葉的衣裳裏
他們一直玩到月亮上升

月亮上升了
公主要回到自己的宮帳
而我們的快樂王子
願以生命爲賭注
做一次愛情與辛艱的探索

他們一同跨上馬
到林子邊沿的夢的天地里去

9

快樂帶來了妒忌
幸福帶來了痛苦的惡果

第二天

上午有好太陽
下午有好暖的春風
晚上有好月亮

他們佩上弓，帶了箭
拿起刀矛
跨上無羈的野馬
到好草原上
獵取愛情的菓實

馬抖了抖鬃毛
向愉快的藍天
長嘶了一聲
就放開了白蹄
向草原的邊緣奔去

草原如一面綠色的鏡子
一個快樂的湖泊
快樂的暖風吹來了
狗尾草，羊齒草
狼蒿草，軟軟的水草
就搖搖擺擺地
吹起歡迎的哨子
吹起一個什麼調調兒呵
這麼天真地抒說
青青的春天呢

而鮮紅的蛇霧子呀
黃色的向日葵呀
藍色相憶花呀
醞紅的野薔薇呀

便也排成隊伍
吹起春天的歌曲
向着太陽微笑敬禮

還有銅色的喇叭花
吹起了春天的喇叭
呼喚一個靈魂的黎明
從沉睡的冬天裏醒來
到春天裏開花哪
還有喜悅的小山雀
披一身棕黃色的新衣
在蘆葦上跳來跳去
叫白愛的葦草呵
一仰一俯，跳着彈着
笑得喘不過氣來
不要再頑皮了，孩子
在好太陽裏應該
學學怎麼與人家老鷹伯伯
一起飛，飛得一樣高

老鷹的翅膀正輕輕地拍着
他的目光也在探索着
密林裏的野山鴿
與鶉鴉的影蹤
偶而，也喜悅的唱一句
清脆的詩
驕傲的雲雀
與在戀愛着的小百靈

便嚇得躲到荊棘裏去
有時，他也與
在水邊喝水的山羊
開一個玩笑
猛地霍刺刺一聲
從老橡樹頂上
撲了下來
一片黑云似的大翅
蓋住老山羊的昏老的眼睛
讓他沒命地
踏着的了的聲音
攀緣上一片陡坡……

太陽給草原鍍了金
草原的笑靨上開滿金色的花

一切穴居的田鼠
一切掘洞的兔子
一切野雉，山雞，麋鹿
野牛都出來了
因為草原的草香太濃太甜
因為陽光的誘惑太大了
連湖上的魚蝦
都從冬眠的夢着醒來了
在湖面上喋喋地
吸食着新陽光的喜悅

馬蹄聲呵
奏着一支急急的風雨之歌

牧人的鞭梢呵
吹着一曲愉快的謠子
投槍，羽箭
呼嘯着
奔跑着
閃着金屬的光芒

草原是一個溫馨的搖籃呵

白天，我們的一雙英雄
沐浴在陽光的喜悅裏

他們沐浴在
草原的溫香裏

他們在遼闊的原野上
躍馬試着弓箭

他們獵取着野豬
鹿子，兔子
他們獵取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在月明之夜
闊葉的栗子樹下
他們又燃起篝火
煨着栗子
烤着野豬，鹿肉……
又在火旁取暖
讓火點燃了兩顆心靈
照亮戀愛的門窗

於是——

他的語言點燃了她的語言
她的歌點燃了他的歌
她的眼睛點燃了他的眼睛
他的靈魂點燃了她的靈魂

他們各各打開了
心靈的門扉

於是，妒忌的女神
躡着脚尖悄悄地走來了
一隻黑匣子——熊
巨人般撲來了
因為嗅着濃濃的烤肉的香味
在月明如畫的地上
他執着佩刀
與熊扭打起來了

一枝老樺樹
被熊的一掌打倒了
而他却巧妙地
閃在另一株大樹後
把佩刀插入了熊的右脅
月亮躲到雲霄里去了
因為他看到了一張血污的臉
熊的一吼叫林子
抖抖索索地抖起來

它的爪撕破了他的外套
撕下了他腿上的一塊肉

他痛切的慘呼叫醒了她
她一火把燒在熊的臉上
(熊被燒得張不開眼來)
又一投槍插入熊的眼睛

熊大叫了一聲
鬆開了手
他又一刀
劈下了熊的一掌

熊一撲，撲了個空
而她却一箭步
在熊背後一槍刺去
槍尖從熊的前額透了出來

熊又大吼了一聲倒了
而他，也熬不住打顫的腿
翻下身倒在月下的林間

朦朧的月華
照着他死灰似的臉
她大哭着，咬着他的人中
又跪在地上
向月亮念着禱告
她拔出一根金的髮針

刺在他的腿上
又咬着他的手指
直到他呀的一聲
從死亡中蘇醒過來
謝謝你，月亮母親！
她跪着向月亮舉手發誓
我們一定給你
獻上美味的祭禮
並且請你做我們的證人
替我們的生死不渝的愛情
作一個見證

她扶着他走出月下的森林
走向她的宮帳

10

王子的失蹤叫人多詫異呀
王子怎麼三天沒有回來呢
無論那一次長長的會獵
都沒有超過三天的
而且失蹤的還只是他一個人
一個人——在一個
神密而深邃的森林里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焦急的父王睜着眼睛

拍着馬鞭責罵他的侍從
「你們的眼睛呢
你們的誓言呢
你們怎麼可以離開你們的主人
讓他一個人在森林里
什麼鬼精靈挖去了你們的眼睛
什麼毒酒叫你們忘去了自己的誓言
你們怎麼不跟他一起打獵
陪着他奏琴唱歌」
老人的淚，雨似的滾在
雪白的山羊鬚上
兒子是他唯一的希望
失去了唯一的希望的
還能有心活着嗎
老人的心碎了
「是王子自己打發我們走開的呵
他命令我們留在宮帳里
我們難道會忘了服從的誓言嗎」
恐懼的侍從低下了頭
跪在眼淚汪汪的老母親前
他知道老王后是最憐苦的
而老王的鞭子却是鐵面無情
「他不歡喜我們跟着他在一起
他不要我們爲他奏銀箏
吹嗚嗚的牧笛
他愛孤獨，愛獨自一個人散步
愛獨自一個人在森林里

燃起篝火

吹着震動風沙與林子的號角」

老王焦急地跨上馬鞍

帶着一羣侍從

到兒子的宮帳里去

一切都依然無恙

只少了一個人，一匹馬

一把嵌寶石的小刀

他們在林子里搜了個轉身

却不見王子的踪影

王子的同伴告訴老王

怎樣那個月明的夜晚

一個天上的聲音

跟着他歌唱那個古老的傳說

怎樣在那林間的隙地

他會見了鄰邦的公主

那林子里現在還留着

篝火的殘燼

還有核桃與榧子的壳子

還有一片紅紅的血跡

「那一定是了

他一定迷上那隻小狐狸

這世間有許多吃人的狐狸

可總裝上一副既體面

又漂亮的臉」

老王拍着憤怒的鞭子

拍着馬走向林子外的神廟
「她一定會什麼邪術
攝去了他的靈魂與記憶
叫他忘記了家
忘記了父親與母親的痛苦
他一定做了她的俘虜
被囚禁在一個牢獄
或一雙愛情的手掌里」

憤怒與悲哀充滿了老王的胸脯
他的垂暮的符號
——皺紋也繃了起來
他的中風的手
也拉開了硬弓
他帶着一羣刀出鞘
箭上弓的戰士
奔向東邊來
他們驅散了兩三個牧羣
逼向鄰邦君王的宮帳

現在，公主的父親
也帶着一羣控弦的騎兵
從宮帳後面的牧地轉來了
他厲聲大罵他的敵人
爲什麼無故來侵犯他的牧羣

「快快放還我們的王子
否則，讓我們來拚個你死我活」

一個戰士策馬向前衝
手中舉起了鐵桿的長戈

「什麼，什麼王子」
公主的父親睜起了
山豹似的大眼
一刀架開了長戈
悲憤的老王
於是躍馬向前
止住了雙方的刀矛
「你的女兒掠走了我的兒子
你會不知道
快還我孩子
那孩子，你知道
是那年我們一起
上大神廟里求來的」

「我的女兒會私藏着仇人」
公主的父親咆哮着
舉起刀，一個虎跳
就劈了下來

「讓我們倆老
槍對槍，刀對刀
來一場拚命」

一個王子的侍從
架開了他的長刀
向前把那天森林里的

故事，向他又說了一遍
公主的父親臉紅了
武士的憤慨與羞怒
使他暴跳起來
像一隻鬥雞場中的雄雞
他豎起鬍子
帶起人向公主的宮帳衝去

就在公主的宮帳外
王子與公主像一對寶石
在太陽里閃爍着
美麗的青春的光輝
在白羊皮的外套里
公主像一個雪塑的少女
而快樂的王子
在黑熊的皮大衣里
如銅臉的大熊

他們的臉上浮着笑
浮着滿足的笑聲
陽光也在他們臉上笑着
陽光也笑得那麼天真呀
他們手牽手地剛走出宮帳
想問問爲什麼帳外人叫馬嘶
他們詫異地看着
這羣浪般湧來的騎士
他們呆住了

他們知道
妒忌的女神又在作祟了

他們默默地迎接着
這一個憤怒的隊伍
他們知道
命運的手掌是無法擺脫的
他們各各看見了自己的父親
他們默默地垂下了自己的頭

兩個父親全發呆了
命運會牽着他們的鼻子
向那里走去呢
兩個少年全是那麼惹人愛的
他們該怎麼辦呢

然而，騎士的尊嚴與驕傲
逼着他們硬起了心腸
公主的父親跳下馬
叫衛士捆起了他們

「這是一對好少年呀
而且，正是一對好夫妻呵
爲什麼他們要生在敵國呢
可怕的命運的搗亂
這一對太陽光下的寶石
怕要湮沒了自己的光輝啦」
公主的父親看這一對

美麗的少年都沒有反抗
（他多希望他們會反抗
會逃去魔鬼的詭計
到遠方的自由的土地上去呀）
只默默地張着
兩對悲哀的眼睛
不禁從心底
湧起了憐惜
「爲什麼你們要私通着敵人
按照大神的法律
按照戰士的法律
你們都應該犧牲在
大神的祭壇前面」

他鞭了一下馬
迎着旁邊另一個悲哀的父親
「喂，我的朋友
他們都在這里
他們都應該
按照神的意志
去死在祭壇上」
這一個父親
吞下了自己的眼淚
那一個父親
却忍不住滴下了淚珠
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因爲神聖的意志

神聖的法律
是戰士的光榮的頭盔
違背它的人就得滅亡
在太陽的光芒下

「我的孩子
你怎麼到了這裏
我知道
一定是那妖媚的毒蛇
用她的毒液似的聲音
蠱惑着你
一定是她
用詛咒的羅網
捕捉了你
是不是，我的好孩子」

老王希望孩子
會給他肯定的答應
這樣，他就可以
擺脫那可怕的命運了
然而，王子的回答
却只給他帶來絕望

「不，父王，我是自己來的
我是在月亮媽媽的光輝里來的
我們願意一起死在太陽下面
我們指着太陽爸爸
與月亮媽媽發誓過

我們既然是同年生的
我們也願意同年死呢」

「好勇敢的孩子
然而——然而．．．
你忍心給你可憐的父母
帶來絕望的苦痛嗎」
老王仰頭對天長嘆了一聲
「你知道，我們的一隻腳
已經跨進坟墓了
我們忍受不了痛苦的磨折
我們忍受不了痛苦的鞭打呀」

「爸爸，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也知道我的錯誤
然而，誰把這錯誤
擺在我們面前呢」
王子痛苦地掙扎着
他的眼睛里充滿了紅絲
「誰是錯誤的原因呢
不是她——
不，決不是她
這是我，我自己
我應該擔負這罪惡的重輓
我應該吃我自己種植的毒果
沒有她，我的好爸爸
我早就當了大熊的點心了

瞧，這一塊腿上的瘡傷
到現在都還沒有好全
這是被熊的鐵爪扯破的
沒有她，我早就
死在這鐵爪下
就是今天
我們也不會見面了

「我的好爸爸
該感謝月亮媽媽的護佑
該感謝她——
可愛的茜娜達
只要這愛情的紀念
存在一天
我們愛情的火燄
也就不會熄滅……」

他們一起向大神的祭壇走去

1 1

祭神的鼓聲響了

先知在神前合上掌禱告
因為少年的無知
你的孩子
茜娜達與希德斯
犯了你給戰士訂下的

神聖的法律
他們的靈魂
應該作你的奴僕
他們的身體
應該作為獻給你的犧牲
你，偉大的神靈
請饒恕少年們的錯誤
讓他們踏上
你偉大的神宮的殿階」

鉞聲響起了一片洪亮的金屬音
牧笛吹着悠揚的頌神歌
婆娑的舞步起了
戰士們，全放下了武器
圍着草原前的祭壇
作團團的跳神舞
一隻羊被殺了作為陪祭品
一隻美麗的雉鷄也在
鉄叉子上被烤得香噴噴的了
「孩子們，在神的面前
你們還要說什麼話嗎」
老先知披着黑色的法衣
捻着悲哀的山羊鬍子說
「在大神的面前懺悔吧
犯罪的眼睛
是不能上天見大神的呢」

「好，茜娜達，我的愛人
在我們死在太陽光下之前
「讓我們最後來唱一次
我們祖先的故事」

於是公主調起了她的銀箏
王子吹起了他那牧馬的號角

「在遠古，遠古的洪荒年代……」
故事被扮演了
王子扮做哥哥
公主扮做弟弟
兄弟兩個在太陽宮里
舞起了刀槍

「你們是兄弟
是一個父親
又是一個母親生的孩子
爲什麼你們要打架
你們有什麼仇恨
你們的愛情
被憎恨趕跑了嗎」
王子裝着大神的腔調
「爲什麼你們永遠
打這打不完的架」

爲什麼你們永遠
打這打不完的架

這問號如閃電
閃過戰士們的心胸
「好，你們要打架的
都給我滾下地獄去
我要叫飢餓，寒冷
來剝你們的皮
抽你們的筋
你們不是我的兒子
我要剝奪你們
進我的樂園的權利
我要用我的手杖
把你們趕出我的神宮
因為你們打架
打這永遠打不完的架」

太陽神的暴怒的聲音
隨着號角的急奏
驚顛了兩個老王的心靈

「我們要進地獄嗎」
白髮的老先知捻着
山羊鬍子吶吶地叫了起來
向着那假扮的大神
「因為我們兄弟打架
自己人打架嗎」

唔，王子的父親也站了起來
向圍坐在祭壇旁的戰士們說

「我們的父親——太陽神
正憤怒地看着我們呢
看他的眼睛睜得多大
他的光芒又如何可怕
真的，我們爲什麼要打架呢
我們是兄弟呀
爲什麼我們要打這
永遠打不完的架呢」

「我們爲什麼要打架呢
兄弟們爲什麼要打架呢
戰士們，想一想
我們該不該放下我們的武器」
王子的眼里迸出了
兩顆晶瑩的眼淚
他看了看他的情人
又看看他的父親
「我們不能如兄弟般地擁抱嗎
我們在神前不全是兄弟姊妹嗎」

「這個少年的歌唱
給我們帶來了
智慧的幸福」
公主的父親也流下了
感激的虔誠的淚珠
「他給我們帶來了神的意志
他是神的天使呵
戰士們，牧人們

我們全應該放下武器
兄弟般地擁抱，擁抱」

他首先奔向王子希德斯
緊緊地擁抱了他
而王子的父親呵
也奔向公主芮娜達
吻着她美麗的額面
吻着她美麗的眉毛與眼睛
「呵，呵，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
讓我給你們的未來祝福」

於是，兩國的人民
都各各擁抱了
他們都像兄弟似的
吻着對方的嘴唇
他們一對對地
對舞起來
他們向神，向太陽發誓
永遠不再有殘酷的戰爭
「願殘酷的命運
永遠離開我們……」
他們吶吶地禱告着
他們又忘了一切地
合起他們那拿武器的手掌
唱起頌神的祈歌
「願我父親——大神

永是天國的主人
樂園的播種者——」
歌聲里，他們折下
 綠色的松枝
 紫色的鷄冠
 藍色的相憶花
與黃色的向日葵
作成和平的花冠
戴上王子希德斯
與公主茜娜達的顏頭
這對幸福的夫妻
於是，被他們的
瘋狂的人民擁抱着
擁上簪花的戰馬
掛上簪花的弓與箭
拿起簪花的戈矛
在兩個王國里巡禮了一週

於是第二天
他們舉行了盛大的婚宴
他們的父王
各把自己的王國與冠冕
送給他們
做爲結婚的禮物

他們做了兩國共同的王與后
兩個王國併成了一個

第二部

波浪·波浪

1945·建陽

1.

春天之後還有嚴寒的冬天
災難原是幸福的近隣呵

而且白日之後
也還有黑暗的夜
而且光耀的黎明之後
也會有驟雨的午日

雖然雲雀駛來了歌聲
來呵，來呵
這空氣像酒一樣甜像夢一樣美
來呵，來呵
年青的伙伴們
在這新生的竹林子裏
或者在那大地的帽子
——光輝的綠森林里
或者，甚至在那雲車的帳子上
在阿坡羅的銀弓上，金杖上
在那宙斯之子的眼睛裏
來呵，來呵
來跳一曲圓舞
來跳一曲配着祭歌的羣舞
踏着那快樂的音步
我們來唱歌呵
爲我們的少年的戀愛季節唱歌呵

雖然雞娘帶領了小雞
到那籬笆下園子裏
搜提着小蟲子，一口一個
雖然寂寞的老狗聞得生了氣
抖着，抖着
到那花園的門外
向着那一個陌生的遠行人
汪汪！汪汪！
而當那春天的第一聲雷響了以後
黑雲的戰車也擁來了
電光的利劍也劈來了
而且那電光是恐怖化身
還會撕裂了
大地母親的哭泣的心呢
波浪，波浪
無窮盡的波浪
擁擠着，排擊着
這人世就是這一片波浪
不斷的環節
苦難連接着幸福
地獄的裂口裏
也許可以容納一個天堂
而且，那個人類中的先知說
那個跨過地獄的火焰的人
是有福了
還有，那另一個恆河畔的先知說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一點露珠可以融入了大海
正如一點快樂可以融入了苦難
波浪，波浪，無窮盡的波浪
哪些是快樂，哪些是災殃

說公主與王子現在
已經成爲快樂的王與后了嗎
說他們在王冠的光榮下
成爲天上與地上的
最幸福的一對了嗎。

不，不，險惡的風浪
又隨着快樂與和平來了
那妒忌的命運女巫
又在編織着他們的惡運了
那可怕的絲網上
現在正塗滿了人類的血
人類的呼喊
人類的毀滅
而且也有人類的掙扎
與大胆的抗議
他們像一個個金頭的蒼蠅
正在一根根扯破
毒蜘蛛的八卦陣呢

年青的伙伴們
想想看：將來的歷史家
會怎樣描繪着我們這時代呢

會塗上怎樣鮮紅可怕

又五彩斑斕的色彩呢

文明過剩了

文明的過剩釀造了毀滅

文明的過剩給歷史

帶來了可怕的屠殺

一個原子彈可以消滅

一個有幾十萬人口的城市

從地底到天上

人類怎麼能反抗

自己的智慧所帶來的滅亡呢

你們看，我們的歷史家

翻着白眼，吐着唾沫

喊得多起勁

對了，那勁兒就像

十字架上的耶穌

不，一個快打敗仗的將軍呢

然而，歷史還是原樣的歷史

歷史是沉摯又誠實的

從不噁舌，從不說謊

它走他自己的路

從不管別人的嚙嚙

還有，我們的孫子的孫子們

又將會怎樣睜大了驚異的眼睛呢

呵呵，我們的祖父們，曾祖父們

該多麼愚蠢呵

他們會牽着自己的鼻子

走向墮落與滅亡呢
他們會將自己拴鼻繩
送給那危險的流氓，科學呢
他們不知道我們這時代
是怎麼燦爛
當人們爬出躲了一整夜的防空洞
太陽也笑得特別明朗
花兒也問得特別香
五月的櫻桃園
少年們背了槍的，帶了礮帶紗布的
在炸彈的廢墟上，火藥的白霧裏
擁抱緊緊的：呵，親愛的
親愛的，來一個吻吧

我們創造着我們自己的歷史
我們創造着我們自己的命運
雖然逆流從罪惡的洞穴裏
奔騰着
噴射着
沸騰似的滾着，滾着
雖然文明的浪濤
決蕩了一切籬藩
決蕩了一切間隔
將我們全體人類的命運
溶入了一個大溶爐
又嘶嘶地沸騰着
連骨頭都溶和在一起了
一個多可怕的夢

然而，就在這裏
我們的孫子的孫子們
可以緊緊地擁抱着
不管你的皮膚是白的
他的是黃的
他的又是黑的
而且，就在這裏
人類的伊甸——
爲幸福的工作者而造的大廈
建造起來了
尖塔的高頂可以驕傲地笑向月亮
而且就在這裏
在這樣的春天裏
我們的少年可以學習着
工作着，又戀愛着
一切都如這光輝的太陽

2.

不過現在，我們的故事
正如一隻原始人的獨木舟
還駛行在
一片荒涼又孤獨的山峽裏
駛過了一片湍急的灘子
又駛過了一片平靜的河床
現在，却要駛出那狹隘的河床
駛到海洋的邊緣了

年輕的同伴

不久，你們就要覺得奇怪了
爲什麼這幽靜的弦管裏
却吹出那好像喇叭的音響
那多不調和，又多不愉快
是的，不調和，又不愉快
然而，整個歷史就是
一部不調和的交響樂
充滿了嘈雜而混亂的
大砲炸彈……

一切最不好聽的噪音呀
我沒有辦法請我的女神繆司
再唱那單純的歌音
那中世紀的仲夏夜之夢醒來了
「我從你的夢裏醒來」
假如我們的詩人雪萊還在
他也不曾如此幽幽地唱了

在我們的故事裏
現在，在這仲夏夜的林間
在阿麗兒，或別的什麼小幽靈
飛翔着的綠葉濃蔭裏
在月明如畫的銀色的光波裏
閃出了一個猙獰的人影
你們看過銀幕的同伴們
可以想像一個渾身穿黑衣的
鴨舌帽掩遮了面孔的人
手裏掏出槍，躲在人家背後

是的，這是陰狠的化身
然而，在我們這故事裏
却有另外一種面影

我們的無賴少年叫做柯旦
是一個野心的浪子
從不肯像別的牧人那樣
帶領着馬兒，羊兒
到黃金的草原上放牧
或者，在自由的曠野上
辛勤地工作
像那些蜜蜂
或者，到深遽的森林裏去
獵取野物與每日的食糧
像一頭忠實的獵犬
他的胸襟裏容不下過多的聰明
他卑視那每日的「無聊的工作」
他說他不願意「奴隸」那樣
從手到嘴地糊自己的口
同伴們，正如人們口頭常說的
他的聰明過了剩了

然而，他倒是個天才的琴手
曾以他的三弦琴
與蜜似的語言
取得過公主茜娜達的友誼
做過她的野宴的侍從
他的嘴會釀造出酒似的空氣

叫人的耳朵醉迷迷地打呵欠
像聽一曲靜寂寞的夜曲
而且他的琴弦
會使別人的心弦也跟着共鳴
叫野宴上的月色更加悽迷
叫夜鳥的低歌更加悠揚
「是春天呢？還是秋天」
野宴上誰會這麼問了一句
「一種忘憂的聲音
一種忘記季節的聲音
走進我們的心裏了」

3.

十七歲的那少年
當公主還是十五歲的「王子」時
春天——蜂與蜜的春天
季節風以綠色的膏油
塗綠了草原
綠油油的小草
成長得像熱帶的芭蕉
而且小鹿也呦呦地
從森林的腹心裏迸跳出來
忘却了那個母鹿告訴他的
狐狸與狼的故事
蜜蜂在調戲着油菜花
蝴蝶也在鄉下姑娘羣裏
撲來撲去

春天——太陽如燙熱的黃金的春天
從遠遠的地平線上
奔來了阿坡羅的金車
向日葵開出了初生的花朵
向太陽唱一曲無聲的戀歌
像一個戀人
太陽俯下身子
用金線似的眼光
密密地吻着她
而她——也凝視着
他的輝煌的車輪
轉動着自己的脖子
春天——雷雨的春天
森林在風雨裏
洗了季節安排下的好浴
換上了新綠嫩黃的新衣
沙漠也在雷雨裏
洗了聲音與音樂的澡
開始了蘇醒時
烙着夢印的微笑
一切地面上的花鳥虫魚
全在風雪後
第一次睜開了眼睛
在雨後的藍天
一條三色的，七色的虹
從天上掛下了
他那璀璨的尾巴
在森林的枝葉間

春天——森林的春天呵
正如這條鮮紅的虹
一樣耀目
這樣的春天
公主茜娜達
不，我們的「小王子」
在野外彈着雀兒
這樣的春天
正是野雀兒吵架的時節呵
春的幽靈們
也許是愛麗兒
或者有別的可愛的名字的
在林子間舞着
在那兩片濃蔭之中
綠葉譜着樂章的小徑
旋律在顫抖着
呵，那是大地母親的乳房呢
充滿了蜜汁與菓液
還有那清徹的乳汁——山泉
從那母親的胸懷裏流出
流過無數的年代與日子
帶着她的歡喜與愛情
給地上的兒女
正如詩人所說的
風吹起了季節的喇叭
然而這次吹的不是西風
却是笑吟吟的東風
他匆匆地踏着葉尖上的露珠

踏着黃鶯兒的歌音滴滴
踏着淙淙入河
入江
入海的水流

跨向時間的彼岸
廣播了那時間的福音

一切葉兒都驕傲地
在枝桠上挺着腰幹
然而，在這一片榆樹林間
却飛舞着無數飄落的葉子
像一羣綠色的粉蝶兒
飛舞在春天的陽光裏
一條長長的黑蟒蛇
穿過無數的樹林子
呼呼地奔着過來了
呵，災禍在命運的意志裏釀造着了
那把握着幸運的剎那的人是有福了

那蟒蛇披着雜色的衣裳
噴着毒沫，張着毒牙
擺動着醜惡的身體
撲向枝桠與春天的花葉
一切脆弱的葉子
與春天面龐上最好的夢花
都搖落了
可是我們的「小王子」
還是催動着坐騎

向這一方趕來
因為她彈落了幾隻小鳥兒
而獵犬却跑得太遠了
忽略了自己的職務了

這早春的最美的
第一朵玫瑰
開放在「小王子」的鬢上
這大胆的毒蛇垂下了頭
吐出血紅的雙叉舌
想吞下這一朵人間的花朵
貪饞的唾液
快撞到「小王子」的髮辮上了
呵——危險呀
妒忌要殺死美麗了
只差一根頭髮的距離
死亡就會攫住她了
一根小投槍從林間飛起
穿梭似的
直飛向「小王子」的頭頂
我們的「王子」一低頭
這長蟒就如一條
不祥的黑帶似的
撲落在地面上
於是，獵鷹也猛撲地上
用它那著名的鐵鉤嘴
啄出了蛇的眼睛與腦子

那擲槍的人
就是這一身都是野心的
懶惰的少年
他於是便成了公主的侍從

4.

然而，這少年是連呼吸
都充滿着狡猾與欺詐的呵
做了光榮的侍從之後
這一天，風兒軟綿綿的
空氣中蕩漾着什麼暖暖的東西
他跟在公主身旁
趁保姆不在眼前的時候
敲起琴弦來
練習着唱一支沙漠的夜歌
用一種狡猾的眼色
與輕薄的態度
他在一節小曲裏
向公主——「小王子」唱道

呵呵，我的小情人
在夜的窗戶之下
我已經有了
最鮮明的夢
我願意頻頻在夢裏
與你擁抱又擁抱
不願你真的在我面前笑

那樣恐懼又羞怯
「我的天堂與地獄
就在你的眼睛裏」(註一)

你的聲音是音樂
人間最空靈最迷幻的旋律
你的眼光是醉人的酒
那常常浸沉在里面的人是有福了
還有，你那高傲的眉毛像刺
一直刺到我的心竅兒裏
追趕着我那飛馳的靈思
還有，你那莊嚴的紅顏。
那酡紅的色采使我戰慄
呵，我的小情人
願夢的國土無邊遼闊
願你的脚步
開拓最美麗的夢中田園
願你去聽聽
那田園的歌聲
我要在窗外的園中
頻頻地吻你，呵——
吻你到我
醉迷地死去

他連頭髮到足跟
都沉浸在自己的聲音裏

(註1)萊蒙托夫詩，見「惡魔」

醉了——

他輕敲着小銀箏

聳着兩個肩膀

輕狂的眼色斜斜地

射向了「小王子」

飽和着色情的醉迷

那塗着銀色的，彷彿是有顏色的

聲音顫抖地停了

但嘴巴還是輕輕地翕着

他溜出了一隻手

向「小王子」的頰子伸去

女兒的紅羞浪似的

湧上了「小王子」的臉

她給了他一個清脆的巴掌

與一份應得的懲罰

他給派到馬房裏看馬匹

給馬兒喂草料與菟豆

讓那高大的雄馬

給他幾腳無情的蹄子

5.

這個少年呀

於是便看透了

「小王子」的男裝

「她是一個女人呢」

他得意地在肚子裏

稱贊着自己的妙計

於是，野心更在
他身上的每一個毛孔裏長出了
那使馬克白與他那
沉浸在愛情的狂熱裏的
女人走向毀滅的野心
像毫毛似的
在他全身的毛孔裏長出了

他是一個好獵人呢
獵取少女的愛情
是他最得意的本領

於是他的媚語
述說着許多幸福
與不幸福的情人們的故事
便被編織到銀箏的細絃上
說一個騎士，勇敢又熱情
在遙長的十年間
不斷地向他的情人
要求着愛情的諾言
却被她厭惡地拒絕了
然而，當她被一羣強盜擄去
侮辱着的時候
却被他救出了
她的懺悔並沒有
喚醒他的失戀的瘋狂
在一個山洞裏

致命的創傷最後叫他
從瘋狂裏醒來
但他的流浪的人生也終止了
他在她的柔長的手臂裏
停止了最後的人間的呼吸
而她，不幸的少女
竟也用他的佩劍
在他的身邊
割斷了自己的如絲的生命

或者，一個幸福的奴隸的故事
一個卑賤的奴隸
偉大的騰格里父親
竟給他以天下最多的智慧
由於他幸運地饒恕了
他的獵物——一匹神靈的鹿
它於是啣給他啓示靈感的芝草
像那個會講故事的奧賽洛一樣
他由於忠誠與勇敢
成了王上最大的寵臣
他擊敗了長城南的王朝的大兵
救護了自己的的國土
於是與美麗的獨生公主結了婚
做了未來的王
「卑賤的奴隸呀
却是一個最智慧的英雄」
故事的尾巴
往往是一個希望的暗示

「與公主粘了婚，不久
做了天底下最賢明的國王
太陽光照到的地方
都播揚着他聰明的聲音
他們的子孫世世代代
統治着騰格裏大神
賜給他的那一份土地」

6.

月明的一個仲夏夜
少年的公主已經十七歲了
跟保姆在湖濱散步
寂靜，一種恬適的寂靜
稠密得彷彿可以
用小銀刀剖切開來
似乎是一口口甜甜的果汁酒
那夢似的氣息叫人
醉迷得睜不開眼來
銀色的靜靜的湖
一面白銅的鏡子
蒙着一層透明的波紋
一些喋喋的小魚兒
在切切地私語着
微微的聲音却可以聽得
這樣清楚，真會
替寂靜增加了重量
夜，一個蒙面怕羞的少女似的

不知躲到那株榛樹底下去了
連呼吸都不敢大聲一點兒
湖鳥在那兒呀
浮在水面上睡覺的水鴛鴦呢
漂流到月亮的夢裏去了嗎
醒醒呀，你夜晚睡眠的小魚兒
陰謀的毒酒在釀造了

古老的童話像一根
神祕的鎖匙
開啓了公主的心扉
或者，像那阿拉丁的神燈
火光一閃即創造了奇蹟
公主的心靈燃燒了
那紅色的青春的火燄
從眼睛的門窗裏射出去
是什麼古怪的精靈
從她的黑瞳仁裏飛出去呀
像那些黑夜的野雁
飛得那麼高，那麼高呀

那野心的少年
跨着一匹小馬
輕輕地踏着公主與保姆的足跡
在馬上撥起了琴弦

輕悄悄地
輕悄悄地

那美好的聲音
多容易在脆弱的少女的心地裏
播下感情的種子
而且多容易
在少女豐滿的胸懷裏
得到萌芽與成長的營養

一朵，兩朵
純白的聲音的花朵開放了
在「小王子」的心地裏
一朵，兩朵
酡紅的嬌羞的花朵開放了
在「小王子」的多情的兩頰上

誘惑呀
季節的誘惑
月夜的誘惑
歌音的誘惑
青春的誘惑
夜草原的誘惑——
那夜草原輕輕躡着足步
在追獵着人們的情感
那空氣的精靈
自然的孩子阿麗兒
在唱着無聲的歌
「來呵，到這些黃色的沙灘上
拉着手兒
你們來點點頭兒

接一個吻吧

那放肆的波浪在輕笑着呢

快一點，這裏走走，那裏拉拉

快樂的妖精，疲懶的熊兒

呵，呵，」(註二)

誘惑呀

無聲的誘惑

從四面八方撲來了

撲在眼睛裏

撲在耳朵裏

那眼睛會一轉一轉

滴出了油彩

那耳朵會如浸在湖泊裏

聽着湖波在輕輕地

呼喚，喂，喂

「小王子」似乎睡在

寂靜的緩慢的散步里了

琴音却絲似的

不斷地從後面

追襲着，追襲了來

老保姆張開了

(註2)引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裏的「阿麗兒之歌」。

警覺的心眼

斜視着那輕薄的少年

「馬上回到你那馬房裏去

要不，我就告訴王上

砍下你這不安份的腦袋」

那少年沒有勇氣

反抗這嚴厲的命令

撥轉馬頭喪氣地回去了

音絃斷了

游絲似的音絃斷了

「小王子」睜开了她的眼睛

一雙渴望的眼睛呀

一滴晶瑩的珠淚上

有着一個青春的想像

似一滴汽油

燃起了傷感的火舌

小小的，藍色的火舌

在舐食着寂靜的空氣

像是我尋着

什麼東西

正如掉在海裏的人

想找尋一根稻草一樣

7.

一個可怕的故事

征服了這顆反叛的心

那愛映眼的老保姆說
有許多狡猾的狐狸
會披上人類的皮膚
來欺騙人類的眼睛
妖怪們最會花言巧語
最會用神祕的迷術
騙取少女的心
因為少女的心最脆也最嫩
正合妖怪的胃口

「有一個天朝的少女
在美麗的春天
去野外踏青
——那意思是去
踏踏春天最青的草原
摘取春天的第一朵花
在草原的道旁
碰見了一個美貌的少年
他爲她向一片危峯
摘下了一朵最大的紅薔薇
於是那花朵映照着
少女靨上的紅薔薇
兩顆陌生的心
便黏攏在一起了
晚上，那少女慌慌張張地
回到了床上

便夢見那少年
從窗櫺間走了進來
於是每夜，每夜
少女便發狂地
嚙語到天明

「父母的心與做女兒的
是被一根看不見的帶
連在一起的呵
女兒的痛苦
深深地刺痛了父母的心
人間的醫生無法用肉眼
來窺破這少女靈魂的祕密
一個有法力的魔法師
被請來爲這少女
祈求神的援助
他告訴那痛哭着的父母
那是一隻千年的狐狸
會變成各種各樣的形狀
他是兇惡又陰險的
最愛吃又脆又嫩的
少女的心靈

「心的病應該
用心的藥來醫
那個禿頭的老魔法師
用他的黃金似的銅魔杖
點醒了醉迷的少女

在一個清晨
引她到一個深山的荒寺裏去
他們悄悄地偷進寺裏
在廊下的一間小房間外
從壁縫裏
看見了一幅可怕的圖畫
一個有着幾個長出唇外的大獠牙的
大狐狸呀，多兇惡，多可怕呵，那醜惡
正在披着人類的皮膚呢

「那正是她那草野的戀人
在那披上的皮膚上
她認出了他

「於是，她暈倒了
她的愛情的心
像秋天的草葉子那樣枯死了

「但魔法師的法杖
像一道金色的陽光
點亮了她的眼睛
——她那生命的燈
她又復活了
像從一場可怕的疫病裏醒來
又回到了可愛的人間」

「小王子」的手搭上了
老保姆的手臂

她的眼睛大大地
張了開來
她的幻覺
——那酒一樣甜的氣息
逃走了
黑黑的睫毛展開了
每一根上都有着閃爍的驚異
汗毛先豎了起來
以後，又一根根
緊緊地閉上
每一個毛孔都得閉上呀
把誘惑的聲音關在門外呵

像拉飛爾畫上的嬰兒
兩足踏在母親的膝上
兩隻小手却像兩只翅膀
跟着那向純潔的天堂注視的眼睛
飛撲——呵，飛撲着的小鳥兒呀
她還沒有忘了
那她所從來的天國的回憶呢
如此，她的心長出了翅膀
飛撲呀，大大地張了開來
「人世間也會真的
有這樣的故事嗎」
真的，罪惡，是每一刻
都在妖巫們的鍋子裏
製造着的呢

這奸詐的少年，於是，
便給逐出了侍從之羣

8.

現在聽說公主與王子
做了他們的王與后
這少年便抱了他的絃琴
騎着他那晦氣的黑馬
到遙遠的沙漠去流浪
到一些遙遠的牧民部落裏去
自由的人民照例
有一分大量的慷慨
一曲歌吟總可以換得
一頓豐盛的牛酪，乳酒與燒羊肉
那少年向自己說
「我要報復，我要向敵人報復
那搶去我愛情的人
我要向他報復」

從一個部落
到另一個部落
以歌吟者的面貌
他走遍大沙漠的
每一片小草原
從森林到草原
從晨起的號角嗚嗚
到晚間的篝火炎炎

幾次，他幾幾乎
被風暴與沙丘埋在底下
當遙遠吹來一陣懂懂懂的風
當太陽給蒙上一層灰蒙蒙的毒霧
（那霧裏好像有千軍萬馬
奔跑着，流動着
像驚蟄的雷聲
從地平線那邊滾滾而來）
他，那聰明的少年
像一個老練的舵手
熟悉一切沙漠海的風浪
會望準了那風浪的方向
撥轉了馬頭
向沙樑的一旁跑開
讓沙塵像細雨似的
向他與那黑馬的背上
追襲了來，追襲着
直到太陽那麼大，那麼紅
天際豁然開朗
暖暖的陽光像一盆熱水
代替了那可怕的毒沙
向他的背脊直淋下來
又在他眼前亮晶晶的地上燃燒
像一地黃金泥
幾次，太陽晒昏了他的眼光
像一個糊塗的醉漢
他在馬上昏沉沉地搖擺

腦壳裏如有什麼毒蛇
在不放鬆地咬着
眼睛前亂迸着金星
像無月夜的一天星斗
太陽蒸發了全身的水分
嘴唇與眼皮變成了深深的紫色
血液像是凝固不動了
心臟也像停止不跳了
像什麼人在戰場敲起一個大鼓
耳朵裏嗡嗡地嘈雜着一片聲響
無數日子閃光一般過去
無所牽依，剎那成就了永恆的貞靜
怎麼辦呢

沙漠是乾渴的土地
她自己也在渴望着水草呢
從馬背上看向遙遠

遙遠

沒有一點綠色的影子
只一片黃沙
無邊的黃，黃
一直黃到天邊的雲影
於是他蹣跚地
撞下馬來
像守財奴那樣吝惜地
捧飲着馬尿
過那麼半天，一天

然而，沙漠終於沒有

成爲野心的坟墓
仍然從一個部落
到另一個部落
一個帳幕
到另一個帳幕
他走着沙漠的道路

他用絃琴去乞取
牧人的乳酪
他用柔媚的歌去乞取
牧女的含情的眼睛

9.

當每一個黃昏
像一道憂鬱的河流
流到水草繁生的地方時
當大漠的落日
像一個血紅的車輪
給時間推落到黑暗的深湖裏時
草原上交響着號角的奏鳴
於是，有了一份應得的疲勞
憂傷壓倒了他
幸運仍然沒有
像那個頑皮的小孩子一樣
輕輕躡着足尖
走在他背後
冷不防給他夾肩窩呵了一下

像那個空着雙手回家的浪子
他低垂着頭
騎着瘦馬顛簸在夕陽道上
走着，走在牧帳的外面
撥動了柔媚的琴絃
「看騰格里大神的面上
請容許我
在這帳外的火旁過一夜
讓我來給大家唱歌奏琴」

照例，牧人與牧女
都不缺乏應有的一份慷慨
對每個過路的客人
他們決不會沒有家人似的殷勤
他們用乳酪，羊肉
與馬糞燒起的火燄
款待着飢餓的客人
寒冷的客人
每個主人都這麼快樂地
爲客人讓出幕地的氈鋪
每個父親都這麼歡喜
說一些親切的語言
給遠來行人的溫情的夢裏
添一些燃燒感情的故事
而且，每個姑娘都這麼歡喜
與異鄉的陌生客在火旁對唱
唱一些熟習的愛情故事
唱一些陌生的異鄉奇遇

牧帳的夜呵
藍天像一面鏡子
「地下一個人
天上一顆星」
那鏡子深邃得像一個謎
璀璨的星河流着
 流着
流過千萬年代
流在時間的河床裏
這邊是一頭「大熊」
那邊是一頭「獵犬」
還有那遠遠的是大鷹，天鵝
還有這方斜斜的天琴
在天上也會有森林，草原
看什麼人在撥着天琴
什麼人在射着天箭
可也是森林裏的牧人與歌人
也許那裏在燒着篝火
在這天穹下面
讓我們也燃起篝火吧

天上的星火於是
點燃了地上的篝火
風沙沙地吹動了
人那麼高的水草
像高樑地裏的青紗帳
風那麼激情地吹呵，吹呵

吹響了嗚嗚的號角
「勅勒川，陰山下
天是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地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風那麼激情地吹呵
彷彿有一些縹緲綽綽的幽靈
在水草的帳幕裏
跳舞，唱歌
奏着神祕的夜曲

大風吹了
雲在飛揚
那憂鬱的上絃月
與滿天的星斗
都躲到神祕的慘霧裏去了

火在跳着
火在跳着呵
火舐食着黑夜
像一條條巨大的毒蛇
吐出了血紅的分叉舌
馬兒不再嘶叫了
牛羊都沉落在深深的夢裏
老牧人啣起了火烟桿
敲着打火石兒玩
一回兒喝一口濃黑的茶

一回兒又從腰袋裏
掏出茶磚，敲下一個角
望着那夜
凝固着，黑得那麼深沉
彷彿時間給拉住不能動了
他摸着花白的鬍子
用咳嗽做標點
述說一些中古的傳聞
牧女的戀情
正似磚茶那樣濃鬱
而爽朗的大笑
也常從牧人
天真的想像裏流露出來
這被放逐的浪子
於是享用着
他那流浪的
放縱的快樂

10.

於是，這一天
一個盛大的節日裏
他給大召裏狂歡的男女（註3）
一章快樂的樂曲
博得了衆多的喝采

（註3）大召就是喇嘛的佛殿，這是較開化的蒙古部落才有的東西

那樂章述說的
是一個天朝的故事

快樂的旋律裏
却有一個悲劇的故事

有一條白蛇的精靈
那麼和平地
在天真的自然裏
生活了幾千年
風雨並沒有驚擾了他
死亡也沒有來糾纏她
在無思慮的自然裏
生命原是永恆的
吸取了自然的寵愛
與日月的光華
她修成了變化無窮的大道
那靈魂的囚室
血肉的身體沒有了
自然，她可以撲着想像的翅膀
變化着她那幽靈的形象
現在，她要跨入
惡俗的塵世
去受苦痛，災難
種種生活的試驗了
一個精靈要進入幸福的天堂
就先該在地獄的煉火裏
熬煎着，修鍊自己的虔誠

第一次，這是第一次
她看着熱鬧的塵世
天真的心懷
不禁怦怦然躍動起來
她不了解人間有
那麼習慣銹，語言
那麼多鏽銹鎖鏈
却只在心裏培養着
花花草草的記憶
自然的道義與豐富的想像
她的耳朵與心眼裏
還瀰滿着輕快的小鳥的合唱
山谷的清脆的回音
與泉水的淙淙的聲響
像一個個自然的手指擦在
大地的歌唱的鍵子上
它們唱得多高興呵
她帶着天堂的記憶
像一個悲苦的放逐者
那麼來到荒涼的人間
她在孤獨的塵世道上躑躅
却憶念着那雲彩的歌聲
「在大氣的海洋是
沒舵也沒帆
靜靜地在露中游泳着
羣星的和諧的樂調……」(註4)

(註4)引自萊蒙托夫的「惡魔」

她不知所從地彳亍于
眼睛裏充滿着疑惑
第一次，第一次她碰見了
少年的男子許仙
正如一個盲人張眼看見了大地
連陰溝，連毒蛇都是
那麼可愛又美麗的
她第一眼看見了這男人的眼睛
就全心靈顫抖着
喚呼着他
她的心跳幾乎停止了
她的腿在地上生了根
從脊背到足跟
麻痺像一盆冷水那麼淋了下來

在年齡上她也許
比一切在地面上活着的人類
多活了幾千年
在一切歌唱與說話都沒有的時代
她也許就是自然的孩子了
然而，她的心却是一張白紙
沒有染上一絲污濁的顏色
她是一個大孩子
真的，她是自然寵愛的孩子
現在，離開了
那充滿陽光的林蔭與山岩
來經歷愛情的劫難了

許仙是都會的兒子
在都市的污濁
市井的陰暗裏長大的
他的生命裏沒有陽光
沒有快樂的希望
他永遠不會抬起頭，挺起腰
却只有那一付卑顏屈膝的微笑
懦怯叫他把頭
縮在那二個聳起的雙肩間
彷彿那頭顱在上面毫無重量
從手到嘴
他用算盤與貪婪糊着自己的嘴
沒有一絲丈夫的氣概
他是市井的無賴兒
有着一切市儈的習氣

然而，就是這個都市的兒子
却給那自然的孩子愛上了
一陣雨做了他們的媒人
白蛇姑娘在湖濱的路上
撐開了一柄遮雨的油紙傘
許仙却蹣跚踉蹌地
挑着一付賣小貨的擔子跑過來
那貨郎的小鼓兒「的的當當」
敲響了白蛇姑娘的心音
兩個一見就傾心了
因為她現在是人間最美的姑娘
而他，是人間

第一個挑逗她的少男

她讓他在傘下
一同走在雨裏
那淅淅歷歷的雨滴
滴滿了他們的心地
一段不太短的路
使他們成了夫妻

許仙要在街上開一爿藥店
但他沒有那人間最寶貴的金錢
白蛇，因為不曉得
這人間有私有的習慣
坦然替他偷來了公庫裏的元寶
她原是無體的精靈
一個自然的幻覺
她的來來去去，除了許仙
誰也不會看見

偷竊會是犯罪
她原來不曾夢到
她在自然裏，每天都
偷竊着山靈的歌音
繁生的菓實
她是人間以外的幻象
她的心眼裏不會有人間的陰影
但許仙却爲這受了苦
因為那些元寶上

全有着烙印

那神聖的私有權的象徵

許仙給抓到老爺們的面前去

他們問他用什麼妖術偷東西

那庫房門上的封條還是好好的呀

卑怯的許仙經不起一嚇

或者，正如西方的那個郝爾茂（註5）

不能爲女人犧牲自己的名譽

即使那女人曾救了他的性命

他於是出賣了他的愛人

說是她拿來的，都是她

都是她，她

捕捉一個幻象

一個自然的精靈

這是詩人的工作

一個人間的捕役

可沒法把握那神奇的力量

自然，她還是空氣樣自由

她原是空氣般的精靈

她坦然地原諒了他

他們依然做和好的夫妻

端午節，（那是天朝的一個節日

紀念一個唱過最好的歌的詩人）

（註5）娜拉的丈夫，易卜生傀儡家庭」裏
的男主角

端午節的那一天早晨
許仙到市場上去買點東西
想過一天快樂的日子
一個人間的魔鬼
用魔術與陰謀
詐取金錢的術士
告訴他，他身上染上了「妖氣」
他叫他第二次出賣他的妻
怎樣用一種端午節吃的藥酒
來使他的妻現出她的原形

藥酒的狠毒像一塊烙鐵
烙入了她疲勞酣睡着的心裏
她的靈魂被傷害了
她憤怒起來了
現出了她生命的第一次形體
一條在溪澗的水紋裏
追逐日影的白蛇
撩起她帳子的丈夫給嚇死了
因為那白蛇瞪着
燈籠似的兩眼
閃着憤怒的火燄如電光
穿透了他脆弱的心臟

隨後她像是從夢裏醒了回來
自然原諒了她的情人
對她的第二次不忠實
而且，她冒着生命的危險

上天爲他偷下了 起死回生的仙藥

這市儈的無情與卑怯
終又觸發了命運的詭計
有個歡喜管閒事的和尚
名字叫做法海
有着比白蛇姑娘更大的魔法
來干涉這對夫妻的愛情
他透過那雙醜惡的三角眼
以爲這結合是非道德的
他恐嚇許仙
說有一天，他的妻
會吞下他，他要他
屈服在道德的教條下

都會的兒子屈服了
然而天真的自然的女兒
不願失去她的愛人
她向老和尚討還她的丈夫
却遭了人間教條的申斥
她用她的魔法
呼喚了一大羣水裏的精靈
來幫她淹沒老和尚的寺院
但她却給老和尚的寶塔
壓在一個南方的湖邊
直到現在，這有名的寶
還矗立在天朝的都市旁邊

每個傍晚，血紅的夕陽
給她塗滿了希望的顏色
而塔上的簷鈴冷冷地擲着
像水澗裏潺潺地流過的泉水
呼喚着她往日自由的記憶

這故事深深地呼喚着
那些質樸的心靈
那遠方的風習
使他們想起了
茶客們向晚說過的
一串串如透明的水珠的故事
他們爲那不幸的白蛇姑娘
時時歡喜，時時又哭泣
如那個黑土詩人歌唱過的（註6）
他們是野蠻的民族
沒有法律
也不責罰別人
在他們的身上
聞不到血與恨的氣息

他們還是自然的嬰兒呵
在他們的那一些些智慧上
還沒有茁長出奸詐與邪惡
他們生活在羊兒與馬羣中間
臂膀與野獸一樣結實

（註7）見普式庚詩「茨岡」

他們還帶着天堂的記憶
生活在樸實的歌唱裏
他們像馬兒一樣在草原奔跑
却沒有那大到無限的貪婪

他們的心靈
正如一塊塊磁石
人性的磁石
吸引着每顆有人性的心
他們並不爲道德
法律而生活
却有着一份簡單，大胆
又狂放的生活
誰都不會夢想由損傷別人
換得自己的快樂

這故事像無數根鐵針
鑽入了每個質樸的心
被每塊人性的磁石吸往了

一個大喇嘛
也給他的恭維迷上了
他收下了他
作爲一個侍從的喇嘛

他從此便披上了僧徒的袈裟

在沙漠，喇嘛
就是梅毒菌
有喇嘛走過的地方
就有梅毒菌飛揚
也毒菌毒害着
游牧人民的健康
也毒害着
游牧人民的心靈
給他們一些虛幻的天堂
却要他們獻上
一切僅有的快樂與財富
那些健康的天真的心靈
在毒霧裏腐蝕了
那些無邪的孩子般的歡笑
在晶亮的草原上消逝了
剩下的只是欺詐
侮辱，苦難
與一切不幸的生活的渣滓
那大召，像膏藥貼在
那些原先健康的自然的皮膚上
叫載着沙漠船
與蒙古包的草原潰爛
如一個止水的池沼
這些大召里培養着
各種各樣不幸的毒菌
囤積着各種各樣的霉氣
時時浮起泡沫

浮起一些人類的渣滓
時時把丟下的垃圾
腐爛，開出罪惡的黑花

如此，那無賴的柯旦
投入了污濁的爛泥塘
染上了黑色的爛泥巴

他佩了金符（註7）了
他可以在大召附近的每個牧帳
享用着牧民們的恐懼了
他常常跟着
美麗的牧人的女兒
走入她的帳中
像一只有毒的馬蜂
盯着一朵春天的鮮花
他趕走了她的父母與家人
用佛的名義
沾污了處女的純潔
給他播上黑色的梅毒之花

他可以披上寬大的法衣了
他可以用佛的語言
來裝飾他的貪婪了
他佔據了牧人的帳幕

（註7）喇嘛身份的「神聖」標記，也是他
們作惡的護符

趕走了牛羊與牧羣
侮辱着老人
鞭打着少年
像一個恐怖的俄國地主那樣
虐待着他的牧民如奴隸
他——沙漠的浪子
用佛的名義
肆行着無恥的搶劫。

他成了那貧婪的老喇嘛
一個守財奴的左右手
他幫他聚斂金銀
幫他計算他的金磚，狐皮
幫他擄掠他自己的牧民

那些被侮辱
被損害着的人民
給他一個名字
「狗熊柯旦」
因為在他們古老的童話裏
狗熊是狡猾如狐狸
又殘忍如虎狼的東西
常常假扮着各色各樣的鬼臉
來引誘羔羊與孩子
或一個含苞的大姑娘

有一天
從東方
來了一隊沙漠船

沙漠船以寂寞的鈴聲
叩打着沙漠的胸懷
他們在太陽光下
蹣跚地走着
穿過那漫長
漫長的無水，無花
無草的土地
它們是沙漠
與廣大天地間的橋樑
有磚茶，綢布，香料，鹽
與沙漠外的弟兄們的消息
從沙海的這一岸
傳送到那一岸去
通過這些有生命的橋樑

有友誼，故事
羊皮，羊毛，乳酪
與金銀的錢幣
從沙海的這一岸
傳送到那一岸去
通過這些會呼吸的橋樑

幾千年來
這橋樑為沙漠的弟兄們

傳送着呼喊與戰爭的聲音
幾千年來
這橋樑爲沙漠的同胞們
傳送着愉快的握手
與愉快的聲音

沒有這些船隻
牧民們便會渴死在沙漠裏了
沒有這些船隻
年輕人便會窒死在沙漠裏了
沒有這些船隻
會歌唱的心靈便不能縱聲高唱了
沒有這些船隻
寂寞的靈魂便不能
在遠方的童話傳說裏得到溫暖

而這些船隻，這些駱駝
却載負了多沉重的苦難
它們載着滿滿的貨物與人
飢餓與乾渴
在一條貧乏的黃沙路上行走
在晒得乾水草的太陽底下行走
不吃也不喝
不喘氣也不冒烟
而在那些可怕的沙漠風
帶着濃濃密密的沙雨來的時候
它們又變成了人們的屋簷
當黃沙埋葬了水草

埋葬了道路的時候
只它們的腿子還是
直立不屈的屋柱
沒有飛來的沙丘
能壓倒它們的腿子
沒有撲來的沙磧
能埋下它們的身體
即使黃沙的海浪
淹沒了它們的頸子
它們也會從那海浪裏面
游泳着
掙扎了出來
在那蔽蓋了太陽的
噴着泡沫
吐着唾液
像一條古代的巨龍那樣
奔騰搏擊着的沙樑下面
在那咆哮着
又沸騰着的黃沙的海洋裏面
它們是穩當的船隻
從不會沉落到海底
變成千萬年後的化石

它們給沙漠
帶來了世界的奇蹟與珍寶
它們給沙漠
帶來了快樂與希望

現在這一隊
滿載着希望的船隻來了

沙漠的渴望的嘴
張大了
每個帳幕裏
全堆滿了笑聲
每粒沙土
全睜大了希望的眼睛

駱駝來了呢
快準備呵
快準備好皮毛，麝香
熊膽，鹿茸
等那召會的好日子來

駱駝的悅耳的笑聲
好像就是沙漠的聲音

駱駝身上的每一根黃毛
全有着少男少女們的眼睛

「辛苦呵，你們
辛苦呵，駱駝」
老年人啣着烟桿
拍着駱駝的身子
撫摩着駱駝的肉峯
與客人們交換一個微笑

那駱駝也抬起整天低垂着的
瘦小的腦袋
輕輕地噓了幾口氣
彷彿給自己吸
一兩口滿足的空氣

少男少女們不安地
來來往往
跑進跑出
在帳幕的周圍
團團打轉
互相投出探問的眼光
「有多少茶，多少布呀
不要再像上一次那樣
一搶就光」
老人們披起
白羊皮大氅
一搖一擺地
啣起火烟桿趕召裏去了
少年們也有關起牛欄，羊欄
戴上黑羔皮的土耳其帽
打大召那邊跑去的
號角，鈴聲
與唢呐都響起來了
姑娘們也急急地
擠完了羊奶剪完了羊毛
圍在一起談論
該用她們的皮毛，鹿茸

換點什麼回來
香料？鹽？磚茶
或是紅紅綠綠的布匹
——發着光的絲貨
十八歲的大姑娘
青春在她的臉上燃燒
像一朵紅野花
包了那紅綠的頭巾
在黑的，白的羊羣裏
和氣的太陽光底下
給一個站在遠遠的情人看來
該多撩人
每個姑娘
每個牧人的妻子
心裏全漾蕩青喜悅
這些花綢
在太陽地裏會抖起來的
披了大紅帕
跨一匹大白馬
在草原裏奔跑
多像一顆發亮的流星

那召會的日子到了
少男少女們都在頭上
簪上了紅花，藍花
大聖節到了
草原該裝飾得更美麗
少年們在季節的光輝裏

該變得更快樂

但當人們

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蜂似的擁到

那大召的門口時

除了靜靜的念經的聲音

就只有靜寂的香烟

在繞着殿上的柱子

召會呢

饒鈸的聲響呢

跳神的男女呢

人們的渴望的眼睛裏

全投出了焦急的問訊

被尊敬的老年人

給推出到喇嘛那裏聽聽訊息

原來是客商們

沒有答應狗熊破例的賄賂

他慫恿了大喇嘛

沒收了他們的貨物

說這些客商們

從遠遠的風塵裏奔來

帶着異教人的邪氣

污辱了莊嚴的大召

從東方
無知的客商們
勾來了一幫兇狠的強盜

那些強盜闖來了
他們闖進這原始的樂園了
那原先與廣大的天地隔絕的土地
停下香甜的鼾聲了
那土地醒來了
那土地被劫掠了
那土地呼喚了
呼喚她的人民了
「地獄擴大了
地獄要把我吞食了
起來，孩子們
強盜要劫掠你們了
要劫掠你們的牛羊了
起來，孩子們
強盜要來
強姦你們的沙漠母親了」

那無邪的天真孩子
那原始的質樸草原
哀哀地哭泣了
那黑色的旋風
如一陣西伯利亞來的沙漠風

捲進了這孤島似的搖籃

一個黃昏

黑黝黝的天哭泣着

月亮媽媽

用黑雲的手帕掩了臉

風沙像黃布幔般捲來了

在風沙的行腳裏

有馬蹄的足音

遼闊的平沙

海浪那麼起伏着

馬蹄的聲音

在沙谷裏

喚起一些空漠的回聲

人馬悄悄地偷過了

三三五五的牧帳

在大召的附近散開了

他們包圍了大召

用恐怖的武器

在黑夜裏

開出了紅色的花朵

恐怖的聲音

驚開了人們的眼睛

強盜搶了強盜

新來的強盜

又踐踏了那些踐踏過的土地

繩索上又加上了繩索
鎖鏈上又加上了鎖鏈

而且那狗熊阿旦
又抱了沙漠姑娘
在強盜的帳幕裏跳對舞了
而且，他又爲強盜
彈他的銀箏唱他的情歌了
而且他領着強盜
到牧人的帳幕裏找牧羊姑娘了
而且，他教他們
怎樣搶掠那大羣，那些帳幕
那成羣的牛羊與馬兒了
一堆堆金磚從老喇嘛的地窟裏
給搬出來了
搬上駱駝載向東方了

他教導那些島國來的海盜
去搶掠沙漠裏每一個小樂園
他引導着強盜的馬蹄
踐踏每一片乾淨的土地
那血腥的旋風
到處毒害着人馬與牛羊
現在，捲到了那片
爲森林的太陽與月亮
所照耀着的草原了

一個近黃昏的日子
沙漠風揚起了一片
鑲金的黃塵
夕陽太紅又太亮了
牛羊與馬羣都不肯
離開這片溫香的草原
慫牧馬者捧起號角嗚嗚地吹
慫牧羊人的長鞭
在空中打着唿哨

「唿——啦啦」

馬羣在夕陽裏沐浴着
披一身黃金
歡躍地抖着鬃毛
時時有黃衣的小雀
歇在他們的背上
跟着他們
在草原的溫馨裏流蕩
間也有大鷹與老鷹
在他們頭上盤旋
唱一支高唳入雲的歌
或撲下來掠取
他們背上的小鳥
他們也常常跳起來
弓着身子，搖着長尾巴
與鷹鷹搏鬥
還有牛羊也在草地上

翻滾着，啃着鮮美的水草
還有馴養的麋鹿
也在奔逐着
做着天真的游戲

牧人們呢

有的在賭賽着跑馬
有的在吹呼喚的牧笛
有的在唱着牧歌
與多情的牧女對唱着戀情
有的跨着馬
拉緊弓弦
搭上箭，射着鵬鷹
有的舞着戈矛
在捉對兒廝殺
有的躍着引馬
嗚嗚地吹着
集合馬羣的號角

一個黑點子
從遙遠的地平道上
電似的奔來
而且漸漸成爲黑團了
黑馬了
馬上還有人呢

比小鹿還快呀
那馬噴着白沫

噴着鼻息

怒吼着

四只蹄子飛舞在空中

如像在戰鬥裏奔馳

突然，那馬顛躓了一下

前蹄在地上停止了

後蹄還在半空中飛舞

「嗚——啦啦」

鬃毛抖着，沙塵滾着

牠停了一下

吹嚮着鼻孔

又低頭把一只耳朵朝向地下

聽後面有沒有別的聲響

一片靜，只有沙沙的風聲

牠把眼睛投向前方

「嗚——啦啦」

牠歡呼起來了

前面就是那草原的家

於是，又舞起四蹄

那畜生披着長長的鬃毛

向前飛躍了

在牠的背上

伏着一個披羊皮大氈的牧人

爲什麼不抬起頭

爲什麼不對那草原的家

投出熟悉的眼光呀

爲什麼任馬繮繩在一旁溜着
你游獵的牧人
到家了，你的弟兄們
都圍着你來了
你該跨下馬鞍
離開足蹬了
呵，那馬鞍上全是鮮紅的血
呵，那血怎麼像一道小小的河流
從馬鞍上流下來
呵，你，駿馬怎麼
喘一聲大氣在草地上倒了
像箭一樣的駿馬
怎麼爛泥巴一樣倒下了

怎麼，你馱着來的
是一個死者
怎麼，你自己也喘了最後的一口氣
完了，就這麼完了

呵，我們的太陽希德斯
與我們的月亮茜娜達來了

「兄弟們，那個流血的牧人是誰」

「出去游獵的牧人阿德拉
他流着血，却不是刀劈的，箭射的」

「那血流在夕陽裏是聖潔的

願他在騰格里父親的家裏快樂」

「希德斯……」，那死去的牧人
怎麼又睜開了眼，「希德斯」

「孩子，安息吧
天國裏有你的幸福
幸福的門是向
善良的牧人開着的」

「希德斯……聽我的話
那趕出去的柯旦……
「柯旦」，月亮茜娜達睜大了眼

「柯旦……他引了一隊人馬
從東方奔來……
他們……幾百騎人馬
都用着一種噴火的傢伙」

15.

月亮上升了
月亮媽媽又用黑雲帽子
抹着眼淚哭泣了

神廟後面的森林鬱了
那呼呼的風沙
伴着夜鳥的呼叫

老梟的冷笑
織就了一曲森林的交響樂

神廟裏的牛皮鼓響着
那「咚咚」的聲音
凝重，漲大
叫每顆牧民的心澎湃
如一個海洋

來呀，戰鬥的心
來呀，戰鬥的人民
來呀
來呀

來奔赴戰鬥呵

牧笛吹起了祭神曲
鑊鈸響起了洪大的金屬音
烤炙的羔羊香了
戰士們圍在神前的篝火旁
每人烤着一片牛肉
一只羊腿，或一塊鹿脯

老先知披上了祭神的法衣
在神前晃着白山羊鬍子祈禱
「偉大的父親騰格里
護佑着你的子孫與臣民呵
願那些可怕的災難

都化做你眼前的烟塵……」
兩塊燒焦了的羊腿骨
畫了些花花綠綠的記號的
從老先知的手裏丟下了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那骨頭
在地上像螺旋那樣迸迸跳跳
歡笑堆上戰士們閃光的額上了
那些鎖着的眉毛舒展了
「勝利是我們的
勝利是我們的」
老先知張開了大嘴
噴出了飛星似的唾沫
「勝利，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但我們要付出相當的犧牲
付出相當的羊羔作為獻禮」

王子希德斯的高大的影子
像一個巍峨的高峯
在火光裏晃動了
他在神前放下了一個泥燒的鉢子
提一壺祭神酒傾倒在鉢子裏
「兄弟們，在大神的面前
我自己第一個宣誓
一定遵守大神的法律
在戰爭裏忠實到底」
他把嚴峻如電的眼光
向他們兜了一圈
用如鐵的牙齒咬破了舌尖

吐了一口血在絲子裏
讓血的絲游泳在酒池裏
月亮茜娜跟着在神前
舉起了手照樣宣了誓
戰士們全照樣參加了
這莊嚴的儀式
全體戰士的心
在大神前團結了
像一顆大心在跳動
火舌舐食着周圍的黑暗
火光從這顆心流蕩到那一顆
像一道奔騰的河流

16

靜靜的午夜
月亮給大地鍍上了耀目的銀光

像一個新娘
那月亮拖着雪亮的雲裳

靜靜地
一排黑點
由遠而近
從東方輕輕地向草原撲來

是強盜們的哨騎嗎
那二十幾騎人馬

瞧，他們戴着鴨舌似的黃帽
帽前有一塊紅紅的太陽章

瞧，他們披着黃色的大外套
前面有兩排黃銅色的扣子

瞧，他們腰上束着一根皮帶
皮帶上懸掛的不是弓箭
却是一柄小刀
跟一塊光溜溜的「黑鐵」

瞧，他們跨着靈活的小洋馬來了
人個子矮，馬爲什麼也一樣呢

瞧，他們挺着裝有短刀的「粗棒」
多古怪的家伙呀

瞧，他們都有一張陌生的臉
都有一臉兇惡的表情
有的還有一撮短鬚鬚
跳在嘴唇的周圍呢

呵，這一排奇異的騎士來了
瞧，他們不都裂開牙
快樂地笑了嗎
正如那些沙漠隊商呢
他們也踏出了沙漠的寂寞

投入草原的溫暖的懷抱裏來了

柯旦，那壞東西從那裏
勾來這一批強盜
那裏來的騎士
是天上降下的嗎

哦，是那個傳說裏的「天朝」
長城南來的客人嗎

歡迎呀，遠道來的客人
請拍去遠道的風塵
與沙漠的恐怖
與貪婪的渴望
這裏有一個淳美的夜晚
在等待着你們呢

我們都彎了弓搭上箭了
你們儘管來呵
我們有白鳥毛的羽箭
在歡迎你們的眼睛呢

瞧我們的箱吧
瞧我們的投槍吧

這是什麼聲音
「達，達，達……」
像雨那麼密

火噴開來了
火，可怕的火
我們的馬兒倒下了
流了那麼多紅的血
呵，我們的戰士
翻下馬鞍了
血在他們的喉嚨裏
噴出來了，像一朵朵火花

呵，你們用什麼邪法
噴出這些可怕的火
來傷害我們的人畜

可惡的強盜
讓我們大伙兒來消滅你們

戰士們舞着戈矛
拍馬迫近了強盜
但強盜噴出的「邪火」
却如一條條毒蛇的毒舌
把他們捲下馬來
一騎，五騎，十騎
二十騎地倒撞下馬來
連馬也吼着倒了
弓箭，折斷了的
丟滿了草地
血染得銀色的午夜更亮了

我們的年青的希德斯
跨馬來了，他跨馬來了

他從那個野地宮帳裏出來了
他一躍馬一投槍
刺入了爲首的一個強盜
又伏在馬上打一個滾
把身子反貼在馬肚下
避過了敵人的一陣「火彈」

呵，我們的月亮茜娜達
也跨馬來了

她孤獨的一騎人馬
衝入了走近的敵人馬羣
找到了那倒霉的柯旦
一槍，把他刺落了馬鞍
刺落到銀光的沙塵裏
又回身一槍，穿過了
那朝向她背後來的敵人的項頸
他們帶着那受傷的隊伍
與敵人混在一起肉搏了
火花不再噴出了
刀槍戈矛的銀光
在水草間閃閃地發亮
他三槍刺倒了三個敵人

十幾個敵人被他們
砍下了頭，臂
刺中了心，腹
他們像一羣饑餓的虎狼
包圍着一羣慌亂的綿羊

掛彩的十幾騎敵人
望森林的一方面逃奔了
雖然自己的戰士也用血
染紅了幾十處草地

敵人的小馬跑得多快
然而，我們的羽箭
却飛得更快更快呢
白色的，灰色的翎毛箭
如一團雪花
追擊着黃色的坐騎
強盜們一個又一個地
翻身落馬了
只十騎光景的人馬
躲進了騰格里大神的廟門

「神廟被佔領了
大神被侮辱了」
白髮的老先知
匆匆打從廟後逃出
在希德斯的馬前亂嚷
「他們用邪術

把祭壇與神像炸毀了」

「偉大的父親騰格里」

希德斯在馬上

向「睡眠」着的太陽祈禱

「爲你的神聖

爲你的子孫復仇吧

強盜用邪術

殺害了我們幾十騎弟兄呢」

他一馬當先

向廟門前衝

戰士們潮水似的

跟着湧了上來

急驟的馬蹄聲

如一陣急急的水雹

向草原擁來

但廟門被閉上了

只側門開着

狹窄的門裏

噴出了一陣帶火的黑烟

一條看不見的黑帶

捲了人們急急地向死亡奔去

苦難的黑雲罩住了

這些原始的騎兵

但他們遵守着自己在神前的誓言

只是衝，衝，向前衝

忠實於戰鬥呵

一顆顆死亡的種子
像金色的花朵
向草原的溫馨氣息
播下了，成長了
仇恨的菓實

無情的子彈
它的金色的密網
撒向了沙漠的月夜
像璀璨的羣星
光耀在藍色的天海裏

這無情的漁網
終於也網住了
我們勇敢的希德斯
他的左臂被擊中了
投槍從手中掉落了
刻骨的痛楚
傷害了他那勇敢的心胸
他縱馬一跳
想躍入廟門
與敵人作最後的肉搏
但他那忠心的棗紅馬
却馱着他向後退回了
午夜的草原
靜得如那面鏡似的湖泊

冷冷的寒風
吹醒了戰士們的
戰鬥的狂熱與醉迷
他們敗回了
「可恥的失敗呵
是什麼邪法
使我們的勇敢失敗了呢
呵，爲什麼我們
不去抓些受傷的敵人來
問問，我們也該
挖出他們的心肝
獻給我們的被侮辱了的父親
與被殺害了的弟兄
作爲隆重的血的祭禮」

他們在開着血花的草原上
尋覓着敵人的屍首
砍下了他們的頭
受傷未死的敵人
全悲慘地說些
聽不懂的話乞求憐憫
只一個在地上滾着叫喊的
說着他們可以聽懂的
遠方的蒙兀兒話
「饒了我，我也是
成吉斯汗的子孫呢」

「你是成吉斯汗的子孫」

在宮帳裏的輝煌的
羊脂燈下
那俘虜被捆着丟在地上
「說，你們是誰
從那裏來的
爲什麼要來侮辱我們的大神
殺害我們的兄弟的
是什麼邪法」

「我是蒙兀兒疆土的騎兵
他們是日本的皇軍」
負傷的蒙兀兒人哀哀地哭泣了
「他們用機關槍，馬槍
那些噴人的傢伙
征服了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大召給佔領了
我們的喇嘛投降了
他們，島國的軍隊
說要給我們成吉斯汗的子孫
建立一個成吉斯汗的帝國
他們召集了一些年青的牧人
組織了我們的騎兵隊
他們給我們這些槍
可以放射出子彈
射死敵人的
饒了我，我可以
給你們治好槍傷
我們可不是強盜」

「你們侮辱了我們的大神
你們殺害了我們的兄弟
你們怎不是強盜
我留下你的性命
你得給我們治病
你得教我們怎樣用那些槍
去給那些島國的強盜還禮」

於是，在那個黝黑的
苦痛與悲傷的夜間
灰白色的黎明之前
拂曉前的攻擊開始了
草原呻吟了
草原憤怒了
草原的兒女
乘着夜的最後一重最黑的長幕
掩遮了草原的時候
乘着夜的列車
攻入了大神的廟門
他們以七個戰士的犧牲
換取了十個敵人的死亡

第二天，在破碎的廟門與祭壇前
他們給大神與死難的兄弟
獻上二十五顆敵人的首級
他們用鮮花裝飾着的綠葉冠
塗上每個祭品的頭額

作爲勝利的永遠紀念
「向東方，向父親太陽
我呼喚着戰爭……」
希德斯王舉起了掛彩的胳膊
「向你們，勇敢的人民
我呼喚着戰爭
復仇呵，你們
爲大神的恥辱
爲兄弟的死亡」

18

這個被俘獲的蒙兀兒人
在第二天的太陽地裏
給他們說了些「奇異」的故事
說了些沙漠外面的天地的故事
說在這個藍天
這個太陽下面
還有他們黃皮膚的祖先的子孫
繁殖在「長城」的南邊
說他們建立了美麗的「天朝」
却被這一批海裏來的強盜侵入了
說他們，這些「天朝」的子孫
都抓起自己的傢伙拚命了
他們要用自己的血肉
建立自己的「新長城」

說長城南的那些兄弟要伸出胳膊

向着我們，沙漠裏的兄弟
說他們要消滅罪惡的戰爭
消滅戰爭的細菌，戰爭的馬疫病
說他們要建立人類的樂園
在不幸與罪惡的戰爭的廢墟上
說一切上天創造的人民
都會一樣幸福地過着夢裏的日子

說這荒涼的沙漠裏
可以創造人類的奇蹟
創造沙漠裏的綠洲
說太陽父親會趕走一切不幸的黑雲
草原原該是花花草草的黃金國土
說生活在未來的夢想裏該多麼幸福
到天地間的每個小角落裏去
到處會有人給你
兄弟一般的溫情的歡迎
這個說故事的蒙兀兒人
愛一睜一睜的年輕人笑了
笑得那麼天真
太陽光在他黑黑的睫毛上跳舞了

爲什麼你又哀哀地哭泣了呵
你愛說你自己的故事嗎，說吧
你說你們的土地
如何爲強盜們侵入
你說你們的喇嘛
又如何可恥地屈服

你說他們要成立
什麼「蒙古帝國」
恁強盜們在沙漠裏東劫西搶

你說你自己給徵集出來離開了
年青的妻與年青的馬羣
參加了這劫掠的隊伍
你說你如何給鞭打着，凌辱着
而在藍天的夜裏
却忘不了夢裏的星星
與夢裏的絃琴
與夢裏的馬羣
你說這一切，親愛的小弟兄
你說的這一切可全是真的

你還說強盜們的隊伍定會來復仇
對了，他們定會來復仇
你還說該早點
準備起來與他們搏鬥
對了，該早點準備起來
你還說我們該學會用
那塊黑鐵般的新武器
說原始的戈矛
決抵不過強盜們的「槍與砲」
對了，我們會跟你學會用新傢伙
用強盜的傢伙來消滅戰爭的細菌

你還說在這沙漠的南方不遠

也有我們的兄弟，成吉思汗的子孫
在與「天朝」的人民並肩搏鬥
像兄弟那麼親愛
像兄弟那麼親熱
你還說我們該與這些弟兄們一起
一起在一條戰綫上兄弟般擁抱
兄弟般哭泣，兄弟般笑
對了，我們該與他們一起
我們不該是孤立的
我們不會是孤立的呵

怎麼，你還說
怎麼你說說又笑了
笑得像一個孩子
你說草原是一個溫暖的搖籃嗎
怎麼，你說強盜的武器
在草原上最能噴得開，噴得遠
怎麼你說我們該躲到林子裏去
在濃密的林子裏築起巢穴
像那些黑匣子
像那些雕鷹與梟鳥
怎麼，你說森林的衆多的臂膀
會擁抱我們在他那深深的懷裏
他會保護我們的騎兵
擋開那些噴來的火舌

好，我們聽你的
我們向森林的腹心裏移民吧

我們的雲似的馬羣，牛羊
要鑽進那森林的綠色的毛髮裏去
要消失在那裏面
好，我們像一羣快活的鳥兒那麼
有了我們的深邃的新巢了
我們多快活
我們不怕一切戰爭的災禍了
那森林黑憧憧的像一個無底的洞
那一叢叢樹枝與葉子
那一叢叢綠色的帷幕
會蓋住我們的影兒
誰還能找得着我們的尾巴
拖我們出來

於是二十五根馬槍與無數刀槍戈矛
組成了一支森林的騎兵隊
一支森林的合唱隊
於是第四天
在森林的濃濃的枝葉下
希德斯與那蒙兀兒少年
指着太陽父親發誓
願永遠做爲兄弟
决不武器相向
兩個人熱烈地擁抱
在那林間的隙地上打滾
太陽是他們最好的證人

於是，這蒙兀兒騎兵

作爲他們的使者
被派出到南方的蒙古騎兵隊裏去
去告訴他們
這裏新成立了一個騎兵隊
去跟他們接頭怎樣在一條戰綫上
向一個偉大的方向前進
向太陽的方向
真理的方向前進

17

於是，第五天
第二陣黑色的旋風捲來了

稀有的好午日呵
濃濃的草香從草原上飄起
被風吹送到森林裏去
叫每個人畜打着痒痒的鼻嚏
一片錦似的耀目的陽光
給森林的居民們
一個很大的誘惑
牧馬的鞭哨響了
羊羣開始在草原上浮游
像白色的灰色的雲塊
在綠色的天幕上游泳
在引馬上揚鞭奔馳的
是我們的公主茜娜達
我們的希德斯掛彩了

在森林的綠幕裏休息

遠遠有「的的」的馬蹄聲

蔽天的沙塵起來了

放哨的牧人

下了馬，臥在草原上

俯耳傾聽着沙漠的脈搏

有騎者揚鞭急馳來了

有很多很多馬羣來了呢

聲音轟轟然像雷鳴

號角向海天響了

沙海躍動了

草原的波浪躍動了

馬蹄跳着，奔着

跑回了林子裏的家

草原上只剩下了

一片黃金的彩色

一張白雲的圖畫

百來騎的一隊人馬

卷層雲似的黑壓壓地

壓向這綠色的原野

原野誘惑地笑着

殘存的小木屋
殘存的破爛的帳幕裏
只有牛羊的糞
與燒剩的馬糞的餘燼
沒有食糧
沒有乳酪與牛羊

那裏去了呢
草原的居民

強盜們最初在森林的邊沿徘徊
終於，他們在森林裏跨開了大步

一路上，森林在誘惑地歌唱
風吹着輕快的調子
百靈鳥埋怨着太好的日子
鷹羣在低空裏盤旋又高唳
鴟鳥在樺林頂上悲哀地哭泣

號角又嗚嗚地響了
森林的毛髮豎立起來了

像一陣海洋裏的暴風雨
呼呼的松濤聲裏
羽箭，短投槍
夾雜着子彈的火舌
從四面八方投擲了過來

森林的交響樂
那偉大的樂章奏起了

偉大的森林的心胸
歌唱了，歌唱那勝利的樂章了

前進呵，騎兵們
前進呵，騎兵們

前進呵，強盜的騎士們
陷穽離你們一步一步近了
地獄離你們一步一步近了
前進呵，強盜們
前進到森林的腹心裏去

騎兵們向前更向前了

騎士們催動了坐騎
向綠葉繽紛的深處走去
綠葉子在他們的頭上，馬上飛
像是森林的憤怒的火星

森林的毛髮抖動了
森林的手臂
如陷穽裏的伏箭
絆着馬兒的腳步
刺着人馬的眼睛
攔着騎士們的腰與臂

躲閃在密密的林子
濃濃的綠色後面的
牧人們出來了
他們像一大羣蝗蟲
躲在他們的保護色裏
用戈矛，大刀，投槍
刺着，劈着騎士們的人馬

白刃的銀光魚鱗似的閃爍着
鮮紅的血在白光中開着美麗的花

騎士們的手，腿
在綠葉叢里飛着
血肉像一陣陣雨
濺在森林的毛髮上

從午間到黃昏
森林的神經顫慄着
森林的呼吸抖動着
終於，騎士們留下
六七十騎死屍，八九十支馬槍
狼狽地奔潰了
向夜之大漠
夜之風沙奔去

砍下了最後一個強盜的頭顱
我們的沙漠公主以羽箭

指着西斜的夕陽致謝

「謝謝你，太陽父親
給我們的護佑
願神永遠賜予你的子孩
以勝利的冠冕」

夕陽像慈祥的老人似的微笑着
夕陽給森林染上了血紅的顏色

20

騎馬去的蒙兀兒人回來了
帶來了閃爍着希望的消息

那南方的蒙兀兒騎兵隊
跟「天朝」的長城南的人民拉着手
已組成了一個抗日的大兵團
他們願意伸出兄弟的手
給他們那些遠古祖先的後裔

他們歡迎他們來參加
他們的抗日騎兵游擊隊
他們歡迎他們來參加
人類的新樂園的建設
他們用那麼虔誠的語言呵
來爲他們的新兄弟祝福

不久，會有被歡迎的
新客人來拜訪那綠森林了

呵，那麼一個好日子來了
許多南來的新客人來了

歡迎呵，南方的客人
你們帶了些什麼禮物來呵

那些是武器
是消滅戰爭細菌的武器
而這些是精神的武器嗎
你們的頭腦
你們的親切又不好懂的語言
呵，你們要給我們帶來
文化的禮物嗎
你們要用新文化
新思想的裝備
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嗎

歡迎呵，兄弟們
歡迎呵，快樂的人民
歡迎呵，勞動的人民

在你們的幫助裏
在歡笑着的森林裏
我們的游擊支隊正式成立了

瞧，我們的森林老人
他也舉起硬朗的胳膊
歡迎你們，遠道來的兄弟了

「在遼闊的沙漠裏
我們來去如一陣陣風沙
我們要給強盜們不斷的打擊
我們要像一陣可怕的沙漠風
把強盜們的靈魂
埋葬在沙漠的坟墓裏……」

我們這麼唱着唱着

「我們要建設我們的農莊
我們要建設我們的作坊
沙漠是我們的搖籃
我們要在沙漠裏創造新的綠園
我們的駿馬在草原上奔跑
我們的理想向藍天上飛翔……
我們這麼唱着唱着……」

21.

親愛的同伴們
那些勞動人民的戰鬥的故事
那森林的太陽與月亮的故事
就這樣被譜在三絃琴與銀箏上
在沙漠的每個角落裏流傳遍了

一個黃昏的舞會

我在一個喇嘛的大召裏(註8)
聽一個行吟歌人的三絃琴
抒繪着這個原始人民的故事
說這一對勇敢的夫妻
依着騰格里父親的啓示
率領着他們的族人
在森林裏擊潰了強盜的搶掠
說他們牧馬在他們的小天地裏
沒有強盜敢再來惹
說他們拒絕了
強盜使者的威脅與收買
砍下了他們的頭顱
送給南方的盟友
說他們與蒙古大騎兵牽着手
保護了草原，牧人們的生命源泉
說他們跟他們的兄弟族人
建立了一個個嶄新的
勞動人民的國土
說他們這一對年輕的夫妻騎士
是沙漠與森林裏的太陽與月亮
因為他們如太陽與月亮
照亮了沙漠與森林的日夜

在夏天的陽光下

(註8)希德斯的部族是原始的人民，只有原始的太陽教的信仰，但他們的其他的族人却大多是喇嘛教的信徒。

由於一個蒙古騎兵的引導
我拜訪了這一羣原始的族人
他們在一片原始的草原裏
建立了一個有着新文化的樂園
在那個神廟後面的森林裏
我聽見了一連串
雕鷹的嘹亮的歌唱
那聲音叫我喜悅
也叫我驕傲

一個新人類的希望
在我面前的陽光裏閃爍

第三部
宇宙的孩子

1945•建陽

火在草原上燒起來了
火燒起來了
火燒起來了

全世界的
廣闊的戰爭的火
在這個孤獨的樂園裏
播下了種子

火燒起來了
火燒起來了

在火焰裏
來了南方的黃河流域的人民
來了西方的唐努烏梁海的
庫倫的，買賣城的人民
來了北方的貝加爾湖的人民
來了更遠更遠的歐洲的人民

在火焰裏
他們像一粒粒小鐵苗
給煉成一塊大鐵塊了
而且全地球
全宇宙不久也將
煉成這麼一塊紅紅的熔鐵了

來了各式各樣的好弟兄
有紅鬚子的
有藍睛眼的
有鑿着波浪形的頭髮的
都擁抱在火燄裏

他們給他們的沙漠弟兄
帶來了什麼禮物呢
哦，他們帶來了太多
太多的糖果呵
像一個好哥哥哄小弟弟
他們給我們帶來了
新的文化
新的希望
他們帶來了火種
播在這水草繁茂的地方
那星星之火燎原了
野馬拖着犁頭耕種了
耕出了一畦畦田地
讓小麥，青稞的種子播下去

火的種子耕出了道路
於是，小麥與青稞的種子
跟着大踏步前進了

而且野馬拖着這原始的天地
向嶄新的遠景跑了

而且曳引機拖着原始的感情
向未來的田園都市跑了
那最進步的文明姑娘
與那沉重又質樸的原始心靈
緊緊地擁抱了

看我的馬兒
豎着長長的鬃毛
四隻蹄子奔騰在空中
沙塵像一朵朵灰色的雲
繞住了它的下半個身子

它長嘯着
對着那落去的太陽
而且它飛騰着
爬上那掛在半空裏的虹橋
向第二個新生的太陽飛去

一道虹橋
連接着原始的森林
原始的語言
原始的感情的沉摯的搏動
與那撩人向合作農場
合作牧場
與那笑得得使大地發抖的
工作機，馬達，繫帶

不再讓野生的水草

自生自長了
我們要讓自己的手播種
安排一畦一畦菓子，蔬菜了

從那原始的心靈裏
掘開了豐盛的水脈
噴出了天才的噴泉
那一顆顆閃爍着智慧的水珠
跟着那噴發的純厚的感情
灌溉了這一片荒涼的大地

而且，真的，從那湖泊母親的眼睛裏
我們的北方來的
南方來的工程師們
引出了一道道水流
像一個細細密密的蜘蛛網
把每寸土都網住了
而且那湖泊母親的淚水
喂飽了我們的花花果果

而且從那大森林裏
從那黑黑的野獸之家裏
我們的合作牧場
我們的乳酪工場
像水草一樣長成綠色了
因為我們的草原上
有了我們的小麥農場
有了我們的青稞農場

夏天的風

吹得麥苗刷刷地長

生長呀，大地的毛髮

夜晚，兩個情人

在麥田隄上仰頭看空中的星星

可以聽見什麼縷縷絆絆的聲響

像有人在瓜田裏偷瓜

細細一找

却原來是葡萄的藤蔓

在輕輕地爬呀

還帶着滿身壘壘的菓實

像一個母親

給許多頑皮的孩子纏住了

蹣跚地爬着路

第一次的葡萄種子播下去了

而且不久那第一次的收穫節來了

紫色的葡萄園

少年們，少女們

把一籃籃紅玉似的小果實

傾倒在榨汁機裏

搖呀，搖着那機器

讓甜美的果汁

流成了酒漿

葡萄曲響了
該我們來讚美大神
讚美他慷慨的賞賜
哪哪，一桶桶紅紅的
透明的液體
恰映照著人們的渴望
與狂熱的心靈呢

該在騰格里大神廟裏
敲起大牛皮鼓嗎
在香烟與火焰中
向太陽父親禱告
爲那些遠方的兄弟祝福
感謝他們帶來了那麼多的禮物
像遠方傳說裏的聖誕老人
給他們裝滿了一布袋
一布袋的幸福

第一次的收穫節來了
該用新釀的葡萄酒
與濃冽的麥酒
敬我們的父親太陽
一切都由於你的恩惠
敬我們的遠方弟兄
一切也都由於你們的愛情

第一次的葡萄收穫節到了
該在那夏天的葡萄園裏

召集全合作農場的人民
喝那水，乳酪與麥酒之外的
第四種飲料

多神祕又甜密的東西
會叫人天真地大笑
放肆地大笑
而且會叫人動不得身子
像一塊沾了水的泥塊似的
跌倒在草地上打着大鼾
而且會使老年人變成小孩子
失去愛情的臉
重得到太陽般的歡笑
像一支神奇的曲調

那白髮的老先知
額面上閃着紅光
向騰格里大神的祭壇
獻上了第一杯新釀
「我把第一杯
新釀的葡萄酒獻給你們
偉大的父親與母親
因為你們給了我們陽光
又給了我們馬羣，牛羊
因為你們給了我們草原
又給了我們這幸福的新釀
你們開啓了天上的快樂的門
為你們的子孫
畫出虹彩般的希望」

第一杯葡萄酒灑上祭壇了
弓着身子，老先知轉過身來
向祭壇前的男男女女說
「我把第二杯新釀獻給你們
遠方來的兄弟姊妹
因為你們在我們的眼前
指出了一個新的天地
讓我們的生活像一道小河
流到大江，流入海洋
在海洋裏
與全天下的兄弟一起呼吸
你們用新的理想
擁抱了我們的心靈
你們用新的智慧
像陽光，照亮了陰暗的森林
我們從遠古沉落的夢裏醒來了
原來生活該如此美麗」
讓前坐的一個遠方兄弟
喝了這一杯虔敬的酒
老先知跟他擁抱了好久好久
「第三杯酒獻給你們
森林與草原的居民
當你們跟那些遠方兄弟燒了草原
我們老人還以為你們要掘了
馬羣，牛羊與我們的命根
現在好了
你們釀造了這神奇的酒釀

又收獲了甜蜜蜜的新食糧
讓我自己 在祭壇前
收回我對你們的詛咒
因為對的是年輕的你們
錯的却是我們老人
讓我為你們祝福
因為種下了新的食糧
你們收獲了，而且
會再收獲更多的幸福的酒釀」
向着希德斯與他的茜娜達
老先知的眼裏滾出了快樂的淚
「向你們兩位
森林的太陽與月亮
我獻上第四杯新釀
因為你們的勇敢守護了森林
因為你們的智慧灌溉了草原
你們領導着騎馬的牧人
趕跑了遠方來的強盜
你們領導着自由的亞特拉
建造了新的草原
一座嶄新的建築呀
像你們在建造着的大樓房
現在，我們有了
種植新食糧的田地了
我們有了小河流喂養草原了
我們有了鐵馬織布縫衣了
我們有了新的乳酪工場
新的合作的農場了

你們給我們光
叫我們睜開殺昏了的眼睛
你們給我們愛
叫我們跨過那春天的虹橋
向新人類的海洋飛去
你們該喝那用你們自己的手
釀造出來的幸福的美酒」

老先知扭着那垂下的嘴唇
在嘴角漾出了一個天真的笑
我們老人該喝這第五杯酒
我們踏着坟墓的邊緣
爲你們，地上樂園的主人祝福
你們走着大神的愛情的路
你們走着陽光的輝煌的路
你們是有福了
因爲你們努力放牧，耕耘
你們收穫的將是完美的生活
爲別人生活是最崇高的生活
全天地將要融合一體
大家一起祝福，一起歌唱
連小鹿，連小鳥
都將成爲我們的家人
爲你們，我喝下這一杯酒」
老先知喝下了這最後的一杯酒
在祭壇前蹣跚地行走
那濃冽的葡萄酒像睡眠的種子
播在他心裏叫他迷亂

似乎耳邊響着那宇宙的合唱
有小鳥，也有人類的勞作
生活像神奇的月光
叫他如在夢裏徜徉狂放
「我好像是做了一個夢嗎
我，我好像才從睡眠裏醒來」
他額上發着充血的紅光
蠶兒樣的皺紋全舒展開來
像又回到那美麗的童年
他抹了抹眼睛，擦了擦眼
「噢，我跟那
睡了五百年的仙人一樣嗎
一回頭就不認識了自己的家
我童年的夢裏很多美麗的景象
但從沒有這麼崇高又真實
我愛攀上樹尖看一天太陽
想解答那宇宙的大謎
但如今才知道太陽離我們也不遠
我們自己也可以
創造太陽般的理想

「我少年牧羊時，很多風風雨雨
苦難像一條條鞭子
鞭撻着我少年的心
我那一年養肥了五百羊兒
像一朵朵白色的，黑色的雲
向我的愛人求婚
却遭了她堅決的拒絕

因爲她有了比我的眼睛
更亮的情人，還有更多的羊羣
我坐在樹頂上哭泣了兩天
讓我的羊兒在森林裏迷途亂跑
幾次，我想跳下那傘似的樺樹
讓我的靈魂回歸到天上的樂園
但第三天的早晨，一道陽光
從更高的針葉樹縫裏射出
刺醒了我哭腫了的眼皮
一剎那，我記起了全部的生命
全人類的生命
帶着解脫的喜悅與一身輕鬆
我跳下樹，吻着林中的土地
向太陽父親立下了誓言
感謝他那偉大的啓示
那明亮的陽光
像微笑的小河
沖跑了我眉間的寒霜
以後，我不再有
自己的心與自己的愛了
我要以天地爲心
愛整個人類，愛整個宇宙
我跑進了大神廟做了先知
因爲我的心從那時起貼近了
太陽的心，世界的心
與整個宇宙的心靈

「然而，在那時我只知道

向大神爲大家祝福

只知道用愛情像陽光擁抱人類

只知道用虔敬像月光擁抱希望

而現在你們遠方的

與青年的兄弟

已經實現了，而且正在實現着

我的理想如虹橋

全宇宙都擁抱在你們的懷裏

你們擁抱着全宇宙

全宇宙歌唱着對你們的愛情

你們也歌唱着對全宇宙的愛情

「我好像才做了一個夢嗎

我好像才從睡眠裏醒來

如有一陣沙漠風

從北方的遼遠的曠野上吹來

遮蓋了那個往日的天地

而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

你們有了閃爍着陽光的草原

那母親湖泊的眼睛

一閃一閃地笑着淚光

那寶石藍的湖面上

駛行着幸福的風帆

那湖泊就像光亮的鏡子

映照過過去溫馨的夢

也映照今天快樂的飛躍

你們像是乘着

天上的那隻金色小舟

由松樹梢上解了纜索
向寬闊的天海浮去
由白雲的鳥羣鼓着翅
拉着你們的幻想前進
而於是就在那鏡子上
映下了無數光光影影
叫我的老風眼恍惚迷離
流出了那麼多喜悅的淚
你們在那湖泊的
松針綠的濱岸
建立了你們的廠房與作坊
那一圈房屋像一根
鑲着無數寶石閃光的寶帶
束在湖泊的腰間
你們還築起了堤岸
向湖泊母親要求着
更多耕耘新食糧的土地
又把那湖面擠得高高的
叫那高出草原的水
流向草原上的小支流
而且你們還建築了水閘
在湖泊母親的一呼一吸間
尋覓着均勻的營養
像擠着湖海母親的乳房
爲那草原搖籃裏的孩子
而且你們還用那斜坡似的水流
推動着風車
推動着水磨

推動着那會發電光的鐵馬
在廠房裏日夜不息地奔跑
在湖濱，人類與自然
你們粗野的感情
跟鐵馬粗野的搏動
你們虔誠的心靈
跟宇宙脈搏的跳躍
融入了一個聲音的合奏
你們，踏着宇宙律動的拍子
向曠野奔去
像聽取着大神的呼喚
你們，還有全世界的兄弟姊妹
像一個個拍子
組成了一個宇宙的大樂章
一個和穆的
聖潔的大和諧
呵，我要昏倒了
在一個太陽般耀目的夢裏昏倒了
因為我的眼睛
像那些地底下的土撥鼠一樣
一看見太陽就會瞎了
我們是過去年代的老人
在今天這樣光耀的年代
是不能睜開眼睛的
但我還有一顆能聽的心靈
會聽見你們的呼喚與歌唱
會聽見宇宙的飛耀的聲音」
像一個大駝鳥

拍着黑雲般的翅膀」
天真的老人像一個孩子
閉上眼睛，躺在草地上嘆息
「我乃是因爲感激而嘆息」
老人一骨碌爬起
望着遠遠的天色
跪在青青的綠茵上
「我不是嘆息舊的痛苦
我乃是嘆息新的幸福
我不是跪在你們
快樂的少年們面前
我乃是跪在
全人類的幸福面前呵」
老人又閉上眼睛
呵呵地大笑起來
像傳說中的那個老萊子
在地上做着遊戲
年青的姑娘們，還有流淚的弟兄
拉起手圍成一個大圈子
繞着他跳一個喜悅的土風舞
扮演一羣野獸的被獵
扮演一羣牛羊的交配
扮瀕一羣馬兒的喜悅

3

隨後，一羣年輕人
由希德斯王子帶領着

到北方的兄弟們的家裏去
去向先進的他們學習
學習新的理想
學習新的工作

兩年後

這一羣年輕人回來了
像一個個最會幻想的孩子
他們用木頭與鋼鐵的積木
搭成一個個出色的圖案
這裏是烟突

那裏是花園

這裏是游獵的園地

那裏是釀酒的作坊

這裏是一個小小的都市

那裏是一個小小的農莊

他們用闊大的肩膀

喜悅的喊叫

推着這樂園的飛車

從雲霧的帷幕裏飛出來

飛到廣闊的世界上來

王子希德斯帶回來了

許多薄薄如細絹的東西

據說這叫做「紙」

用一根鐵桿子在上頭畫

畫出一些蛇樣爬來爬去的東西

據說這叫做「字」

「要把我們的說話與思索

記在這些紙上
記憶才能變成永恆的東西」
我們的王子的眼睛
閃着太陽般高興的眼光
他教我們怎樣畫那些東西
怎樣記錄我們的說話
怎樣讀一本本書
像讀那大自然的課本
「文字是我們的寶貝
我們要把它們種子一樣地
播散開去
種植到每個成人
每個孩子的心裏
將來，它們會像向日葵一樣
開着大大的花朵，向着太陽」

我們的孩子現在高興了
因為除了學習歌唱
學習古老的傳說與學問
學習騎無鞍馬
學習射天上的飛鷹以外
他們還可以學習「魔術」
那些新學問多像神靈們的魔術
它會叫快死的人
從坟墓的門邊醒過來
回到太陽地裏說笑話
它會叫牛羊的瘟疫
那不可抵抗的災禍

如一陣風那麼
輕輕地吹開去
好像大神的憤怒
從此不再在他的心頭出現
比任何牲畜的獻祭
比任何虔誠的祈禱還靈驗
好像大神也笑迷迷地
睜不開眼睛來了
那愉快的宇宙的樂音
像一陣快樂的風
在原野與森林間泛濫了

4

那一年，我又跟着
那個騎馬的導者
來在這湖泊的濱岸

那人類最進步的文化
已經長了翅膀
從北方的黑土地帶飛來了
飛在原始的虔敬的心裏了
在我面前的
是一片綠色的地錦
異常的綠
又似乎異常的藍
閃爍着一種貓睛石的光芒

許多小汽艇在湖裏游泳着
像一隻隻野鳥子在池子裏
在兩隻小艇中間
時時有一張長長的網
在輕快如水車的歌音裏拉起來
每一個網罟裏全閃爍着水光

「那是什麼，那是光
那是東方
茜娜達是我們的月亮
希德斯是我們的太陽」
歌聲在湖波裏飄揚
像電似的
喚醒了我青春的夢想
好大的魚呵
是紅紅的鯉魚嗎
歡呼聲里停止了歌唱
「合作漁場的主任也在那裏
哪哪，那就是他」
騎馬的導者呵呵地笑着
指着一個紅臉的小伙子
「他在那船上時時拉網
時時數着魚兒
記一個數目在簿上」

這一片是綠色的森林
是偉大的羣衆的象徵
那一方是藍色的天穹

是崇高的宇宙的形象
湖的四週鑲着寶石般的房子
像一個紅花綠葉的花園
湖水粼粼地輕笑着
波光軟軟地醉逐着
一片莊嚴如白雲
投影在你的心頭
神祕的啓示
宇宙的覺識
滲透了你的全身
呆呆地凝視着
你該像沉落在大海裏似的
想猜透那水底的透明的語言
在海洋——藍色的水鏡裏
找你個人的存在吧
找你世俗的意識吧
你入迷而忘神了嗎
你想起了那些海洋的童話
漁夫與海公主的童話了嗎
那水是深邃
純潔，透明
是宇宙和諧的象徵呵
好，那麼你該跪在
這泥土的濱岸
吻着大地的顏色
然後，像一個聖徒
面對着上帝的聖靈一樣
用你的手捧起水來

一口口啜飲
那水會如
上帝的靜謐的語言
灌到你的心裏
洗滌你靈魂如珊瑚
那泥土會發出一種
健康的智慧的芳香
叫你病弱而昏暈的神經
發顫又甜蜜
快樂又苦痛
你會叫喊出來嗎
不，你的咽喉
已經在超凡入聖的快感裏
昏迷了呢
該記得那古代的漁人
聖彼得的故事
那聖徒逃出
尼羅皇帝的大地獄
——大火後的羅馬城
却在路上碰見了
基督自己的聖靈
「主呵，你到那裏去」
「我到羅馬去」
那莊嚴的聲音
從人子的偉大的影子上發出
像空谷裏的回聲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羅馬
放棄了你的人民」

殉道的聖潔的火焰
在那老漁夫的心靈裏
如一盞燈
又亮了起來
他回過頭向羅馬走去
向他們的人民走去
如此，那濱岸上啜飲的人呵
也該在心靈裏點起
他自己那盞虔誠的長明燈
「愛全人類呵」
愛就是一盞不滅的燈」

新的人類在那湖水
聖潔的洗禮下成長了
像白楊樹那麼驕傲地
向秋天的高空成長了

新的人類
——宇宙的孩子呵
在宇宙的呼吸裏
玩着他的鐵娃娃
搭着他的鐵房子
像孩子在大海的沙灘上
掇拾着發光的貝殼一樣
他們也在真理的海濱上
掇拾着自己心裏發光的幻想

而且我們真的也在湖濱上

看見一羣晒得黑黑的裸孩子了
太陽光下，他們的眼睛
黑溜溜地轉來轉去
他們在用沙泥，樹枝
建築着他們的房子
扮演着他們祭神
結婚的喜劇呢
太陽光直射透水底
在細沙鋪就的小湖泊裏溜轉着
晃動着一條條光影
揮舞着明亮的小手臂

在空中飛揚着
一對小鳥的情歌

在地上飛揚着
那少年騎者的牧歌

兩股歌音絞在一起
像絞成了一條繩索
繫住了我的飛揚的心

一種悠長如雨絲
莊嚴如山羣的聲音
像一陣輕風
帶着夏日晴空的悠揚鶯鈴
飛揚着……
飛揚着……

瀾漫了整個光與色的宇宙

遼遠的天

晴明無塵

像一片淡藍的瓷片

當那地上的聲音播散着

上升了

上升了

上升到天際時

一種古廟的磬音似的

天上的聲音下來了

下來了

下來了

降在湖面上了

那夢似的溫柔的回音

擴張着

擴張着

好像是文西

或米開郎琪羅的

生翅的天使們的合唱

那是宇宙的讚歌

成千的歌音

成千個歌謠

融和成了一個大和諧

一個海霧似的單純的歌

浮在那靜謐的水晶球面上

像神祕的奇蹟

這莊嚴的大樂章
有太多太多的喜悅了
聲音如近又如遠
如靜又如響
像一條頑皮的金魚
在透明的玻璃缸裏
浮上
又浮下
你可以解說
這一切水與天
鳥與人
孩子與沙灘
森林與草原
馬羣與羊羣
烟突與家鳥
汽艇與漁人
都在用自己的工作，聲音
唱一首偉大的詩篇
歌頌那新草原的生長
彷彿時間凝結了
不能動彈了
任歌聲在水面上
漂來漂去
載負了太多
太多的感歎與興奮
遠處有野獵的牧帳
在陽光裏亮眼如金點子
彷彿也有歌聲

從牧帳裏奔出來了
應和着這些天上的歌音
旋律如一隻小舟
飄浮在林間，水上
時時如枝頭
黃鶯的震顫歌喉
雲雀的拍翅飛翔
時時如海上
燕子的猛衝疾飛
時時如狂風暴雨裏
野獸的奔走狂號
你可以解說
一切天與人
光與色
黑與白
遠與近
愛與憎
都融和了
都融和了
像蠟那樣融和了
像雨點那樣攪和在大海裏了

夜潮般的澎湃
拍擊着心靈的岸涯

衆多的心花開放
海浪般的洶湧

是誰在敲打着宇宙的音鍵
是聖靈自己那偉大的手嗎

春天的花
夏天的果
秋天的風
冬天的雪
都交織在一起了
宇宙的門開了
一切季節都混同了
生活原來是這樣美麗
生活原來是這樣美麗呵
那可憐的土撥鼠
他希望的日子到了(註1)

樂音忽然消逝了
雷雨忽然交響了
太陽與雨點交互地
敲擊着燦爛的景色
一座虹彩拱門似的
豎起了
無數田園環繞的都市
嵌鑲在長虹的曲綫上
像新娘花冠上
攢聚着的鮮花

(註1)土撥鼠故事見「桃色的雲」，愛
羅先訶作，魯迅譯

大鼓似的音響
莊嚴有力的呼喊呵
從遠處響起來
震動着
澎漲着
像一塊大石頭
投入了宇宙的海洋
水漣一圈圈地擴張着
擴大開來
神妙的音符
悲劇一樣崇高
搏擊的兀鷹一樣嚇人呵
我彷彿站在遠方
尼羅河畔的蘆葦叢裏
聽門蒙巨像的日出之歌(註1)
像聖歌一樣地
穿過白頭的蘆花
或者，像麥笛的口哨似的
穿過寥落的鄉間的時日
到永恆的彼岸去
美，因為牠的聲音太輕微
只能訴之於最清醒的靈魂(註2)
我向上舉起我的手
而且大聲叫喊

(註1) 古埃及著名巨像，日出時能唱歌
如豎琴之音

(註2) 見尼采「蘇魯支如是說」

「我要死了，埃及呀，我要死了
我那紅色的生命之潮
快要退落了」(註1)

那聲音的海淹沒了一切
那聲音包有了一切
包有了全宇宙
包有了一切藝術與生活
包有了一切崇高與偉大
我的呼吸窒息起來
我的臉痙攣着蒼白了
熱熱的感激的眼淚
辣辣地流下
但自己却沒有知曉

5

我們又去拜訪
那對年輕的夫妻了
森林的太陽與月亮
仍然用他們那份牧人的殷勤
來招待他們的客人
那太陽用他的晴朗的笑
那月亮用她那溫柔的眼光
我啜飲着新釀的葡萄酒

(註1) 萊蒂(W. Lytil)詩「擬安東尼給
克麗奧拍屈拉」

在那紅紅的透明的液體裏
看到了他們狂歡的喜悅
那姑娘，那少年
用紅紅如火焰的臉
包圍着我
像進了一個火山口
我的感情隨着毛髮
燃燒了

我聽着那些牧人的
高亢的放歌
我看着那些氈鞋的
放縱的跳躍
我們的心如一團火
溶入了那熱熱如紅炭的爐火
我也歌了
我歌着他們聽不慣的
異鄉人的快樂
我也跳了
我跳着
我的腳害羞地
套着長統的氈鞋
像一個木偶戲裏的木偶人
一回兒踏上這位姑娘的足尖
一回兒躡着那位少年的胳膊

我沉浸在酒液
與酒液般透明的想像裏

我記起了那個騎馬的導者
那個年輕人的「曉舌」

那一年太陽
向遠方奔馳去了
那月亮，在大神廟裏
召集了全部落的兄弟
用流水般的聲音
向大神祈禱
又用母親般的溫柔
向兄弟們說話

「親愛的兄弟們
感謝吧
感謝那些庫倫
買賣城來的兄弟
感謝吧
感謝那些虔誠的好心
與聰明的勸告
他們渴望着全天下結成一家
他們祈求着全宇宙的快樂
凡是太陽照着的地方
都應該有幸福的足影
他們告訴我們
應該在森林的窠裏
建築一個牛羊與馬羣的家
不分你的，我的
他的，她的

大家全像一個太陽家族裏的
同胞兄弟
把自己的快樂分給人家
也擔負着別人的幸福
大家穿一樣的皮
吃一樣的肉
喝一樣的乳
像一個家裏的姊妹
他們要教我們
編織那些羊毛
成一根根絨綫
成一匹匹布
他們要教我們
煉製乳油與更美味的乳酪
在一個用鐵馬工作的作坊
他們說：可以用一把火
燒光這些草原上的雜草
他們有食糧的種籽
可以播種下去
在泥土與水裏生根
在新的工作裏
大家出一份自己的力
就可以享受新的幸福與快樂」
一團白白的頭在底下晃動了
那白頭的老先知站了起來
先向大神禱告
祝福兄弟們的快樂
又回頭向大家說話

「兄弟們，我們多吃過些鹽的
多經過風霜的老人很奇怪
爲什麼游惰漢可以與辛勤的工作者
吃一樣的肉
穿一樣的皮
那樣就不能有傻子
再出力工作了
不錯，在年輕人
到牧場上工作
也就是最大的快樂
但也有怠工的懶漢如柯旦
會像臭蟲虱子一樣
吃喝別人的血汗
而且，那美麗的草原
如果燒光了就會變成荒涼
那母親似的搖籃
孕育了我們無數先代的
也會變成不可想像
我們的生活
該走着祖先們的道路
那是神聖的法律
也是大神的吩咐
那些遠方兄弟的好意很可感謝
但我們的牛羊馬羣
却更需要爲我們大家生活」
老人們一致贊成
他們開始動搖兄弟們的心
兄弟們將迷惑的眼睛

投向那月亮

她就用溫柔的聲音來唱

「老人們的說活

該如黃金一樣貴重

因為他們的智慧

跟皺紋都比我們更多

正如老先知剛才所說

工作是我們最大的快樂

什麼好玩的遊戲

能比得上在牧場上賽馬比箭

游惰的柯旦已經

喪命在我的矛下

誰還會走那地獄的黑路

兄弟們全是大神的子孫

全該有一般的幸福與快樂……」

「對，兄弟們全是大神的子孫

全該有一般的幸福與快樂」

雷樣的聲音從周圍湧起

像一陣大雷雨前的暴風

趁着這聲浪如飛雲

那月亮的聲音像靜靜的夜露

滴落在承露的瓷盤上面

「草原是親愛的湖泊母親

給我們的搖籃

我們該使它變得更美麗

像太陽光下的向日葵

我們該用自己的手

去培養茁長着的新生命

在母親的乳房上更加繁榮滋長
草原會是我們想像的花園
要什麼花瓣，什麼菓實
我們全可以用自己的手去安排
田園的村落會在這裏生長
紅的花會如野火
燒遍了大地
紅的菓也會來裝飾
我們甜蜜的夢
新的食糧將給我們
帶來新的智慧
跟披毛飲乳的日子
跟騎馬奔馳的感情
會融成新草原的象徵
生活永遠是一條奔放的河流
過去了就不再能回來」
周圍又響起了快樂的笑聲
「生活永遠是一條奔放的河流
過去了——就不再能回來」

我恍惚在酒液的光影裏
看見那年輕騎者的臉
那臉上的表情
熱烈又親切
一串歌·一串笑
淹沒了一切苦難的記憶
我從酒液的夢裏醒來
那主人爲我跳起了

祭神的羣羊舞
那主婦爲我敲起了
迷人的小銀箏
故事的旋律
又在那細細的絃子上跳躍了
潮一樣的歌聲
從主人那野熊似的大眼睛裏
噴了出來
像噴泉周圍的水洑

「在不遠的東方
在滾滾地日夜奔流着的
黑龍江的上游
在鄂難河，禿刺河
與怯綠連川的中間
在那明淨如鏡的
拜哈勒湖的南方
有着高峻的伯爾合都山羣
有着外興安嶺的粗大的臂膀
與粗大的脈絡
那裏，山頂上的冰雪
長年不見溶解
那裏，谷間遍是
縱橫着的砂石
那裏，岩石上
常覆蓋着青苔
那裏，山隙間
繁生着樹木

那裏，河岸上成長着
繁茂的水草
與松樺的森林
那裏是冰天裏的雪地
是冰樹開花的地方

〔在不遠的東方
在那冰天
與雪山的近旁
有着廣大的平原
那溶化了的雪水的激流
沖洗着的綠野
那裏常有着狂暴的風暴
巨大的地震
與奇幻的光芒(註1)
但也有美麗的春天
春天的溫暖
紅的花
綠的樹
春風常在那裏漾蕩
春雨常在那裏降落
春天的活躍常常
解除了冰雪的封鎖
叫溪澗中的流泉
又潺潺地
低吟着唱起來

(註1)指北極光

「那些，那些

在黃沙滾滾的遼闊的沙漠裏

找尋水草

找尋希望

逐水草而居的牧人呵

那些，那些

牛羊的牧人

那些騎引馬的牧人

那些喝馬奶

吃馬肉

披羊皮的牧人呵

他們在那裏

找到了自己的家鄉」

絃子又急撥起來了

像風雨落在鬱鬱的日子裏

「那奇偉的沙漠裏

有着奇偉的英雄

那些牧騎熱愛着

自己隊伍裏的英雄

「那英雄哈不勒汗

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在如靜靜的河水一樣

流播下來的傳說裏

他的歌聲洪亮得

如雨夜山中的雷鳴

他的雙手有力得

如同黑匣子的巨爪
能折斷羽箭似的
折斷一個活人
他的褐色的大眼睛
永遠閃爍着年青人
愉快的光芒
他的油光光的長辮
對美麗的少女
永遠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哈不勒汗是雄心勃勃的那顏（註1）
他曾在秋高馬肥的季節
跨着他那敏捷的小雄馬
帶了弓箭
長矛與小帳
帶了小鍋
盛乳的革囊
與他的牛羊，部落的牧人
跨過那寬闊的河流
那廣大的沙漠
圍攻中原的長城
他曾在行獵的季節
給朵兒邊人一個突擊
包圍住了
侍從的騎兵逃散了
他的勇往直前

（註1）那顏是一族的酋長

他的揮戈挺戰
使他的小雄馬
陷落在草原的泥淖裏
愈掙扎愈下陷得快
危險呵，那噴着白沫的
小雄馬嘶啞着
泥淖——狡猾的東西
得意地笑了
牠陰險地張開了嘴巴
用口舌與泡沫把馬兒
緊緊地纏住，扯着它的四腿
泥沒上馬頸了——
他仍然能一躍
跳上了堅實的泥岸

「失馬的蒙古人
還會有什麼用呢」
他的敵人走了
他又回到泥淖那邊
抓住馬鬃
救出了他心愛的坐騎

「上了懦夫們的當
我可不能空手回去」
他看到有一羣白色的馬羣
在朵兒邊的沙野上經過
如晴朗的天上
浮游着的白雲

他於是彎了弓，搭上翎毛箭
射倒了放牧的朵兒邊人
跨上了他的引馬
趕了那一羣白馬
回歸他那灰色的小牧帳

「他的牧人以爲他
陷落在敵人的陷穽裏了
他們的先知
正以馬肉與馬乳
祝告着騰格里大神
爲他的命運祝福
他們向南跪着
對偉大的太陽祈禱
只他那英雄的妻子說
這聲震天宇
手如熊爪的戰士
決不會，決不會
是朵兒邊人的俘虜

「哈不勒汗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他是蒙古沙漠的英雄
他的英雄的故事
流傳在牧羊少女的嘴里
流傳在三絃琴與角笳的
悲壯的聲響裏
而且會永遠流傳在
我們蒙古牧人的心靈裏

我們這年青民族的血液裏」

那主人停止了舞步
回到座上自己倒了一杯
濃濃的葡萄酒
又拍着手掌，看主婦
跳入了舞蹈的漩渦
爲她拍擊着節奏
指揮手鼓的急驟或緩和
那舞步急急如狂雨
又緩緩如輕風
那青青的歡樂之舞
浮現着狂熱的
勇猛的生命的律動
剎那的狂歡
又是永恆的甯靜
拋擲着像一個球
又滑行着像一支箭

「在不遠的東方
在那廣大無垠的沙漠上
那旗幟
那成吉斯汗，強者之汗的旗幟
飄揚起來了
迎着沙漠風
飄揚起來了

「那悲壯的笳聲

那號召戰鬥的
尖銳的笳號吹起了
在熱情的氣息裏
在熱情的呼吸裏
吹起了
那悲壯的笳聲
吹起了

「那最偉大的戰士
那鋼鐵似的英雄
鐵木真
揮着長戈
縱着征騎
出來了
在太陽的溫暖裏
在幸運的溫暖裏
出來了
跨着大白馬
跨着那長嘶着的
高大的駿馬
「鐵木真是成長在
苦難與幸運中間的
鐵木真是鄂難河
怯綠連川，禿刺河
高峻的山羣與搏擊的沙漠風間
成長的英雄呵

鐵木真，這偉大的名字

是他父親戰鬥的紀念
當那父親戰勝了衆多的塔塔兒人
殺死了他們的酋長鐵木真幹怯
這日倫額格，「雲之母」懷中的
初生的嬰兒，便成爲鐵木真

「十三歲的英雄就失去了父親
失去了父親的尼倫部人
他曾是泰赤朮人的俘虜
被敵人的酋長
恨人者塔兒忽台
在頭頸上釘了沉重的鐵枷
他曾是沉身在水中的逃犯
僅能將鼻孔留在水面
偷偷地呼吸
他曾經藏身在白茸茸的羊毛車中
他曾經被十三騎敵人的
十二支毒箭射傷了口與喉
他的同伴「答刺罕」們(註1)
用他們的熱情
用燃火與熱石蒸的雪
化成的蒸氣
燻出了他嘴裏的紫血
疏通了他的呼吸
與痛苦的呻吟

(註1) 盟者，共患難的同伴

「他是復仇的英雄
他是殘忍的英雄
在英果答河的支流上
戰勝了敵人
他伐木燃火
用八十隻大鑊
烹食了泰赤朮人……」
羊脂燭的火舌
舐食着風的呼叫
彷彿時間又走回頭路了
回到哈不勤汗
成吉思汗的故事裏了
光與影浮動在眼前
浮動在燭光與酒液上
那誘人的遙遠的年代
像模糊的憧憬在搖晃
我們細嚼着那故事
與樂音的旋律如波浪
像細嚼着橄欖
回味着辛酸的過去
又細想着甜蜜的現在
像活在一個光耀的國土
我飄飄然
鼓起了想像的雙翅
飛揚着
飛揚在但丁的
不朽的詩篇裏
那太陽捧起了角笳

嗚嗚地吹起了野獵的號令
叫一切牧人關好馬房
在羊欄邊巡邏一遍
看有沒有狼或虎豹
偷偷地闖了進來
打擾羊兒們的安睡
那月亮佩上了小劍
走出在月下燃起了火炬
燒起了馬糞羊糞的火堆
叫一切同伴都圍着火堆
拉起手團團跳舞
那火焰舐食了寒夜的降霜
叫我們都在溫暖裏
忘記了日夜
歌聲起了——
「你呀，你是太陽
你是白天裏最光耀的精靈
你呀，你是月亮
你是月夜景色的主人」

一隻揚翅的歌鳥飛過了
丟下一串歌
却帶走了我狂放的靈魂
我的靈魂也飛揚了
像渡海的三角帆
鼓漲着
滿滿地孕育着快樂的風
我震顫着

只因為一種虔誠的信念
如電流，一剎那
酥麻了我的全身
學那個西班牙的好騎士
我要緊緊地擁抱你呵
我的好信念
呵呵，讓我祝福你
我的好信念
因為你擁抱了全宇宙的兄弟
而且只有你能夠呵
幸福的信念一如酒液
我，我要在昏迷的狂譫裏
好好地睡眠
夜安，沙漠的弟兄
讓我們明天早上
在太陽裏再見

合 唱

1945•永嘉

沉默的草原
夏天踮着足尖
輕輕地走來了

季節風帶了什麼來呢
太陽是暖暖的
（早春還才過去呀）
小草花抬起了頭
一顆夜露
夢一般地溜落下來了

霧季過去了呀
季節風趕走了霧
季節風帶了好亮
好亮的太陽來
白天，有藍色的天海
藍得亮晶晶的
夜晚，有金色的小舟
停泊在少女棕欄的綠髮上

好星星，夏夜的星星們
多熱鬧呀，吵架？談笑——

到林間去，在多蔭的灌木叢裏
有我們的白蕈子的夜會

也許還有金鈴子的合唱
也許還有小野鹿的戀愛

看呀，小舟啓碇了
白色的雲帆扯上了
看她滑過重重的浪又浪
把輕柔的銀紗
撒落到夏夜的夢裏
是誰在幽幽地唱呀
阿麗兒——小精靈嗎

籬笆壞了，葡萄藤爬滿在地上
從野外的牧帳裏
出來了我們的好少年
也許男的背了步槍
也許女的提起了藥囊
「警報解除了，好回家了
又過了快樂的一天……」
說着，說着，兩個又抱在一塊兒了
「呵呵，夏天，夏天
戀愛的季節」

是夏天呵，我們看
市集燒得多熱鬧呀
火把市集的污穢舐淨了
火在施洗着大地的心靈呀
在她那心靈上面
我們的世紀

要來繁生新的草原了

新的草原

環繞着綠色的藤蘿們

在綠色的花園裏

有着我們的新工場

鋼鐵從土地的心臟裏挖了出來

又回歸到土地上去了

鋼鐵牛一樣喘氣

那勞動的歌聲融化了

融化到自然的語言裏了

成羣的小鹿

在綠色的花園裏啃草

再沒有獵人的箭來傷害它們了

赤道的椰子樹

在北冰洋邊上結菓了

人類心靈上的冰山也融化了

葡萄藤看着曳引機

在田裏拖犁，對老牛說

「喂，牛伯伯

你不用嘆氣了呢」

蜜蜂在花間「嗡嗡，嗡嗡」

油菜花戴着村姑的

耀眼的黃色頭巾微笑

呵，夏天多美麗呀

菓實，苗長吧

從大地的心靈裏
從人類的心靈裏
像愛情的幼苗
從少年們的心裏生長

沉默的草原

（在嚴肅的工作裏沉默着呵）

就只狗尾草在搖腦袋
聰明的花朵開放了
狗尾草活該
到生物學家的標本室裏去
未來的科學家會給年青人說
「這是狗尾草
歷史的紀念」

虹在河上降落了

那個自然的詩人

又該孩子般的跳着笑了

那隻百靈鳥又向雲間飛了

還擲下一串響亮的歌呢

田園交響樂奏起了

綠窗下，那個披長髮的少女

彈着披霞娜，喚回了

前世紀那個偉大靈魂的夢幻

「呵呵，夢幻織進了自然的樂章

夢想變成了現實……」

是呀，夢想變成現實了

自然在大聲地歡笑呵
人類在大聲地歡笑呵
兩個偉大的靈魂緊緊地擁抱了
「呵呵，夏天，夏天
戀愛的季節」

2

跨着季節的快馬
你——綠色的原野
回來了

跨過了陰暗的門檻
就是你呵
溫煦的太陽

讓貧血的記憶留在門外
讓蒼白的幻想留在門外
今天，陽光像一盆熱水
從遙遠的空氣裏淋下來
會招得你心兒癢癢嗎
抬起你的臉呀
把那囚室裏如此偏促的眼光
投給無邊的海洋
怎麼，那綠色的大鏡子裏
有你黑油油瞳仁的影子嗎
該怎樣想想那山山谷谷
山外的山

水外的水

原野之外，還有原野

宇宙之外，還有宇宙呀

天地原來是這麼廣大

好，你該笑吧

笑你自己的苦惱

用固執，戀愛與自私編成的鞭子

鞭打着你幽禁的靈魂

好，解放的笑

爬上你酡紅的兩頰了

開一朵紅色的向日葵吧

讓陽光灌溉花朵開放

到林子裏去嗎

到北方的果木園裏去

在寒流的邊沿

我們種植了花花果果

有太多太多的生命呵

繁生在原先荒涼的山谷間

有太多太多的色彩呵

馱在蝴蝶姑娘的翅膀上

有太多太多的形象呵

有太多太多的生靈的線條

飛舞在泥土上，空氣間

有太多太多的聲音

從季節的管絃上流出來

從忙碌的蜜蜂的翅間

與鴿子的響鈴裏噴出來

神奇的幻術
無聲的旋律
從花朵的酞紅裏
從草葉的彩色裏
映出了人類的夢想
遙遠遙遠的歲月
閃過去了
像一串沉默的音樂
從小提琴的絃上溜過

都市的腐肉上曾經
開放過有毒的鮮花
——豪華的宴會
這花朵上灌溉着無數的死亡
無數的汗血
只一閃，便永遠
成了人類不祥的夢囈
被歷史的掃帚
掃落到博物館的角落裏
如今，火藥與烟煤
永遠，永遠被人遺忘了
草原是條阿拉伯的地氈
編織着五彩交輝的花紋
這裏是我們的合作農場
那裏是我們的文化作坊
腥臭的都市
像一滴牛奶滴入了大海
溶化在自然的胸懷裏了

道路連接着土地與土地
電綫連接着心靈與心靈
到那裏去？兄弟
在旅行裏不要太匆忙呵
到那裏，那裏會不是自己的家
只死亡是我們一去
就不回來的異鄉（註1）

兄弟們，且停下足步
傾聽那和諧的樂音
都市溶化在田園裏
就算它是田園的牧歌
那樂章的歡樂的波浪
那神祕的音符
熱熱的鬚斗呢
會把每個粗心暴氣的人
從汗毛到靈魂
燙得妥妥貼貼的
那魔術呵
迷惑的浮士德
在書本的世界追求過的
會給你一切真的善的美的生活
只要你把整個心靈交付給它
你要什麼就應該會有什麼
天地是一片諧和
你是一點，也就是全體

（註1）莎士比亞詩

你與全世界在一起呼吸
又跳動着同樣的脈搏
你有着世界的胸襟呢
「你要什麼？我的孩子」
自然母親會給你說
「你是全體的一部
你是宇宙樂章的一個音符
你的呼吸是節拍
你的形象是線條
唱吧，唱你的歌
唱吧，唱我們大家的歌」

大家都唱同樣的歌
你的歌是宇宙合唱的一部
唱吧，唱你的愛情
愛別人，愛整個宇宙
就是愛你自己
生命無始也無終
如一道闊大的河流
從亙古的洪荒
飛流到無限的大調和
生命是一道鎖鍵
這頭鎖着你，那頭鎖着他
全宇宙鎖在同一的命運裏
唱吧，唱那個古代先知的詩
「上帝就是愛情
住在愛情裏面的人
就是住在上帝的心裏

上帝也住在他的心裏」(註1)

歌唱吧，愛情的上帝

歌唱吧，宇宙的靈魂

3

唱吧，你新世紀的巨大

唱吧，你作坊裏的繆司

汽油如黃色的牛奶

從新世界的心靈裏奔流出來

點燃了你的靈魂

你生命的燈亮了

你的鐵臂揮動了

每一片金屬

都閃耀着生命的光輝

你呼喊呵

你雄偉的歌喉

構成了新世紀的合唱

你日夜不停地工作

對呀，工作就是生活的唯一理由

爲什麼那些愚蠢的哲人想不透

你是新世紀的巨人

你歌唱着新世紀的生長

你一手捏碎了狂妄的夢囈

你拉着全人類的命運之鏈

(註1) 見聖經新約約翰第一書

向歷史的鐵軌不斷地前奔

唱吧，你新世紀的詩人
唱吧，你以工作創造了詩篇的
像自然，創造宇宙詩篇的上帝
你歌唱你的勝利吧
你多勇敢，脫去那
染滿血污，染滿貪婪的外衣
來彈奏新時代的鋼絃
你把這有着一切可憎象徵的
束縛着身子的外衣
——舊世紀的生產關係
丟給了歷史的池沼
讓它在那裏面起泡
腐蝕，死亡
你搖一搖身子站起來
讓地球在你足下震動
你放開了歌喉
歌唱着歷史的進行
你的鐵臂
舞着雄偉的節拍

你，自然的孩子
你從土地底下生長
又從土地底下獲取食糧的孩子
現在，沒有了不合身的束縛
奔放了自由的熱情
在聶泊河上

你的手創造了巨大的水閘
靜止了河流老人的憤怒
他不再噴着唾沫
破口大罵了
他在你的撫摸下安眠了
還呼吸着夢的甜蜜呢
你，自然的孩子
曾經離開了母親的懷抱
寄生在醜惡的都市裏
被不幸污穢與貧困包圍着
被鎖鏈與貪婪的意志囚禁着
現在，回歸到出生的原野了
你又與泥土，草原，河流
野生的動物在一起了
你又看見老農人親切的微笑了
你又聽到夜晚好月亮的故事了
看呵，月亮在怎樣歡迎你呵
你——給罪惡鞭打着
趕去作幫兇的野孩子
你看，月亮怎麼用村野戀人
在河邊唱對口曲的調子
來逗引你呵
你，野生的孩子
又像古代的浪子一樣
回歸到老家了

你呵，你聽
田園裏飛揚着怎樣的歌聲

不是憂鬱的牧歌
不是都市的灰色的歌唱
是希望的歌音呢
不是一個人在房間裏
在熱病裏唱
是全宇宙，全人類
與全自然唱的
和諧的樂章呵
而且，不要忘了
你是這合唱的最高音
你是自然母親的最寵愛的孩子
（雖然在人類智慧的哺育裏長大）
你應該唱起最響最強的音
你是最高音
你是這和諧樂章的最高音
你要用燃燒的火，巨人的力，鋼鐵的聲音
寫成自然樂章的骨骼

你，新世紀的父親
用你的翅膀
把我們遠古的夢載上天空吧
天空闊得很呵
告訴我，是不是可以
在天空繁殖人類
創造天國的田園
你慢點兒飛，讓我看
這草原綠得發亮
亮得像羔羊的軟毛

這中間是一個圈子
有你孩子的歌聲在飛揚
這圈子外頭是一圈黃黃綠綠
哦，是些油菜花姑娘
跟愛說笑話的烏柏伯伯
怎麼，這些多像籬笆
圍繞着一個果園
又像自然母親的雙手
把你的孩子擁抱在心裏
而且一個，一個
這些圈子們排列得這樣整齊
都不太近，也不太遠
像人類種植的一畦畦芥菜

每一個人類的小菜畦外面
都泛濫着自然的感情
耀眼的一片綠
在金色的陽光下面
多麼高興，頑皮
從那邊的一片高山
到這邊的河流
無數世紀裏都是童山濯濯
現在泛濫着紅色的笑
是那一個藝術家
在塗抹着想像的顏色呢

哦，是你
對了，是新世紀的生產力

是你揮着鐵的胳膊畫的
你的畫是魔術，是最崇高的歌
你聽得見嗎
那些生活在你的歌聲裏的人
那些與你一起工作的人
過得多幸福
那些年青人在戀愛
那些小孩子在做夢
那些老年人
那些舊世紀都市裏機器上的零件
都與安徒生一樣
在創造着玫瑰色的童話了
幸福的船在日子的河流裏駛着
感情的風帆上泛濫着熱情
年青人工作又讀書
從白紙黑字讀到綠色的草原
自然原就是一本大書
有讀不完的故事
勞動與智識不會再分家了
那些想得最好的人也就是
那些幹得最好的
勞動的土地上開放着智慧的花
沒有人會再理柏拉圖的話
哲學家想得最好
讓他們治理國家
奴隸們只好挖挖泥土
給別人生產口糧
而且也再不會有那硬把人們划分開來

鼓動他們去互相殺害的國家了
全宇宙都成了一家
生活是一幅美麗的圖案
滲透着自然的顏料
我們的筆蘸着自然的調色盆
把一切瑰奇的顏色
塗在想像的大地上
讓它們在泥土裏生根
什麼社會分工
我們有的是自然的分工

你們，料子可以裁成藝術家的
就裁你自己的
然而，大家的事情也不會沒你的一份
你自己安排你自個兒的命運
可也得跟大家
在一個方向上行走

唱吧，你自然之子
唱吧，你新世紀的詩人
在發亮的太陽裏
讓我們——自然，人類與你
擁抱得緊緊的
擁抱得更緊更緊

